

序言

張其昀

正義明道實事求是原為吾民族固有之精神亦為古代賢哲治學之態度此種精神實極適宜於科學研究近世西洋人從事於中亞及印度一帶之史地研究及考古發掘者莫不以玄奘法師所著大唐西域記等書為其嚮導書中所述皆信而有據據以探索屢驗不爽故漢文典籍信譽極高徐霞客先生所著遊記乃我國求是精神一種最高貴之表現霞客之遊歷純然為學術上之興趣既無使命亦無其他目的此種無所為而為之求知精神即是科學精神其隻身遠遊探奇履險卅四十年時人稱其健如牛捷如猿多方竭慮以赴之其堅忍不拔之志至為可敬自滇南得病而歸未幾即捐館舍可謂以身殉其學我國古代地志詳於水而略於山霞客於海內名山既作個別深微之探討復有廣博周遍之觀察當時雖無地形地質植物地理聚落地理等名稱而霞客足跡所經對以上諸項均有透闢之分析觀其所述與現代科學原理多可互資印證彼之萬里長征乃欲究明各山岳區域之相互關係與共同理解故霞客實為我國山岳地理之開創者於分析綜合二法均所注重分類研究與通論研究相輔並進為其首趨所在夫科學研究事實之發明較學理之結論尤為重要霞客遊記為其一生精力所聚精微明晰忠實紀錄凡有旅行之經驗者攜書對照更為之驚歎無已我國學者素重人格凡偉大學者均有其崇高修養霞客記遊之作備極佳妙持語必微實之中別具宏美之風格與意境故披卷欣賞覺塵襟直滌於青年修養亦為有用之書十六世紀之交在西洋為自然科學萌發時期在中國亦有相同之趨勢與霞客同時者如李時珍(著本草綱目)之於博物方以智(著物理小識)之於物理宋應星(著天工開物)之於工藝宋教培(著津呂正義)之於音樂均有卓越之貢獻而足表現其時代之精神所可注意者諸氏

學說似並未受明末西教士之直接影響反而有自中國傳入西洋之事迹。關於此層朱載堉所發明十二等律流入西洋則後君已有證明。參考霞客遊記所編著之中國地圖在西洋亦甚為流行。惜自明亡以後民族失其自由學術遂致消沉西洋科學此後則迅速發展一長一消深堪悲痛。西洋之科學方法工具設備及研究機關之組織現皆遠勝於我國。然科學種子必須由於內發方為有本有源。苟種子優良一旦植於適宜之土壤與氣候必能欣欣向榮。我國人認真研究科學乃最近三十年來之事。近十五年來進步較速而抗戰五年以來民族屈辱之歷史已告一結束民族之自信心茲已完全恢復此種心理上之轉變極有利於學術研究。霞客先生精神不磨昔賢來是之精神皆為寶貴之種子。吾人在此抗戰重成建國開始之際舉行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紀念會猶感有深長之意義。

本篇為作者於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在達美國立浙江大學文科研究所史地學部舉行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紀念會之開會辭茲值當日所宣讀之論文彙印為紀念冊之際仍錄於篇首以作弁言。

徐霞客之時代

竺可楨

徐霞客名宏祖，江蘇江陰人，生於明萬曆十四年，卒於明崇禎十四年（1641—1645）。本年適為其逝世三百年周期。昔潘次耕序徐霞客遊記，謂霞客之遊，途窮不憂，行誤不悔，冥則駭樹石之間，饑則啖草木之實，不避風雨，不憚虎狼，不計程期，不求伴侶，以性靈遊，以軀命遊，亘古以來一人而已。寥寥數語，而霞客之為千古奇人，已躍然紙上矣。吾人緬懷先哲，為之作紀念也。固宜。浙江大學自抗戰以來，屢經播遷，由武林而一遷建德，二遷廬陵，三遷慶遠，四遷遵義，與湄潭，是數地者，除遵義外，皆為霞客遊踪之所至。霞客曾至平越，而湄潭原屬於平越州，且浙大由浙而遷，而湘，而桂，而黔，所取途徑，初與霞客無二致。故霞客遊記，不啻為抗戰四年來浙大之遷校指南。此則浙大之所以特為霞客作三百周年逝世紀念，更另有一番意義也。

我國古代亦不乏遊跡遠方之士，如張博望使匈奴，班定遠征西域，此以立功而成不朽者也。晉法顯唐玄奘之去天竺求梵典，此以立言而成不朽者也。若霞客者，既非如李文斯敦之宣傳宗教於異域，亦非如哥倫布之搜求瑰寶于重洋，霞客之遊，所謂無所為而為，人徒知其游踪之廣，行旅之艱，記錄之詳，確見地之新穎，而不知其志潔行芳為彌足珍貴也。霞客之欲作西南游，蓄志已久，徒以老母在堂，守古人父母在不遠遊之訓。遊記云：余志在蜀之峨嵋，寧之桂林，及太華恒岳諸山，若羅浮恒岳，每次也。然因唐閩中母老，道遠未能卒遊云云。及至崇禎九年，霞客為萬里遐征時，年逾知命，已老至不能待矣。以此知霞客之孝于其母。霞客西南之遊，同行者靜聞僧與顧僕，不幸靜聞在相過道受傷，卒于南寧。途次遺囑，欲定骨雲南鶴足山下。霞客為迂道二千餘里，幾經危難，與顧僕分肩行李，經一年餘之時間，有

志竟成。卒塵靜聞骨于鷄足山下，以此知霞客之忠于友人。抵鷄足山後，顧僕乘機啟霞客所有箱篋，席捲而去。寺僧欲往追，霞客止之，謂：「追或不及，及亦不能強之必來，聽其去而已矣。」但離鄉三載，一主一僕，形影相依，一旦棄余千萬里之外，何其忍也。云云。以此知霞客待人接物之寬恕也。霞客在途，常患絕糧，但非義之財，一毫不苟。如崇禎元年，徒步三千里訪黃石齋于津浦，當局假以旅資，拒弗納。以此知霞客操守之謹嚴也。但霞客不但具有中國古代之舊道德，而亦有西洋近世科學之新精神。陳木叔霞客墓誌銘謂：「霞客常云：昔人志星官輿地，多以承襲附會，即江河二經，山脈三條，自紀載來，俱囿于中國一方，未測浩衍，遂欲為崑崙海外之遊。」近人丁文江遂謂霞客此種求知精神，乃近百年來歐美人之特色，而不謂先生已得之于二百八十年前。故凡論先生者，或僅愛其文章，或徒驚其游跡，皆非真知先生者也。昔者言乎。

霞客生當明之季世，何以能獨具中西文化之所長，欲探求其理，則不得不審察霞客之時代。明自嘉靖萬歷以來，國勢日蹙，不特倭寇屢擾海濱，強胡虎視漠北，即廟堂之上，宵小如魏璫輩竊據高位，幸賴東林諸賢，本程朱之學，標履篤實，無論在野在朝，均能守正不阿。霞客故鄉逼近東林之大本營，而東林巨子如高攀龍、孫慎行等，對於霞客亦以青眼相待。故霞客受東林之薰陶也必深，而其忠孝仁恕如出天性，非偶然也。同時萬歷初年，意大利人耶穌會教士利瑪竇來華，其人兼通輿地、天文、醫藥之學，一時士人如徐光啟等之輩，輩亦樂與之游，無形中其影響且由教徒而傳播至非教徒。明末著作如方以智之通雅、物理小識、宋應星之天工開物，皆渲染有西洋科學之色彩者也。霞客足跡遍中國，交游甚廣，殆已受科學之洗禮。即其所謂「自紀載來，俱囿于中國一方，未測浩衍」一語觀之，已足以知霞客必已博覽當時西洋人所編譯輿地諸書矣。故知霞客之有求知精神，非偶然也。

在歐洲當時與徐霞客並世者有倍根 (Francis Bacon 1561—1626) 開普勒 (J. Kepler 1571—1630) 與伽利略 (Galileo 1564—1642) 此三人者皆近世科學之鼻祖也同時歐洲人遠渡重洋以經營殖民地於亞非美洲四洲亦發軔于十六七世紀之交。1580年英國人所譽為海上英雄德萊克 Francis Drake 方環游全球，超拿西流牙及大洋洲各島土人之金銀珠寶滿載而歸。1582年即霞客誕生之年英國人 Thomas Caventish 率帆船三艘遠航印度洋，歸而組織東印度公司，不出百年而孟加拉、孟買、瑪德拉斯三省盡為東印度公司所轄治。東印度公司之巧取豪奪，吏勢奸威，迄今猶嚴又陵所譯斯密亞丹原富一書，尚可見其概略。

古人云，為富不仁，縱覽十六七世紀歐洲探險家無一不惟利是圖，其下焉者刑同海盜，其上焉者亦無不思掠奪人之所有以為己有，而以土地人民之宗主權歸諸其國君，是即今日之所謂帝國主義也。欲求如霞客之以求知而探險者在歐洲並世蓋無人焉，是則吾人今日之所以紀念霞客，亦正以其求知精神之能常留于宇宙而稱不朽也。

丁文江與徐霞客

葉良輔

本校教授方豪神父告余曰：今歲為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週年，能為文紀念否？張曉峰先生並為命題。吾師在君先生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五日去世，至明年將屆第六週年。丁師創辦之中央地質調查所成立已二十五年，將于本月在北碚開會紀念，余未必能往參加。此時作文以紀念徐霞客先生而及在師，非不得計，雖不能文亦強應之。

丁徐二公可稱同志，章師演存稿前已言之（註一）原來丁先生和徐霞客稿有不少相似之點，一生不避艱難，兩人相同，是第一點。霞客遊迹遍國中，尤以自崇禎十年至十三年，湘桂滇黔之遊為最久。丁先生前後入雲南凡三次，入川黔桂亦各兩三次，是第二點。霞客窮長江瀟湘鄱湖諸水源和其他地理學上之貢獻，可和丁先生對於西南地質學上的貢獻先後媲美，是第三點。最奇者，徐霞客攜和尚靜聞同行，而靜聞遇病卒於南寧，民國十八年丁先生組織西南調查隊，攜趙亞曾諸君同行，而趙君遇盜卒於雲南，是第四點。徐霞客於靜聞死後，遵其遺言，攜其骨由南寧經黔入滇，凡行一年零二日，始瘞之於鶴足山。丁先生於趙君死後歸葬其骨，復親任其子教養，行必與俱，以至終身，兩人之義俠古今罕見。是第五點。霞客和丁先生雖不同時，也真算得同志了。但丁先生的推崇霞客，還有別的用意，他一面是為外國人常說中國學者不能喫苦，要借他一雪此言，一面要借一個好模範來勉勵一般青年去做艱險的工作。他的徐霞客年譜序說：「今天下之說不及明平學術之衰，又復遏之，而青年之士不知自奮，徒藉口世亂，甘自暴棄，觀先生之風，其亦可以自愧也乎。」這才把他的主意說明白了。然余尚有可以申論者，徐霞客遊記一書為習地學者所必讀，自丁先生為徐公編年譜之後，更不可不讀。丁先生因葉浩吾

受指示乃讀此書。識其人。據年譜所載。徐公自幼聰穎。矢口即成誦。擲管即成章。持好奇書。喜博覽。古今史集及輿地志。山海圖經。以及一切中。舉高蹈之蹟。可知于舊時史地之學。早有相當根基。十九歲喪父。先生雖出世家。而父以布衣起家致富。先生祇要不慕榮貴。自可置身物外。專志獨游。廿二歲開始遊覽。這五十歲廿八年之中。出游者二十年。足跡所至。尚在中州。而觀繁事實之精微。記載之詳實。描寫之工。推分析現象之清晰。理解之正確。俱見諸遊記。因此。當時雖無現代之地理學地質學。而其記述與推論。無不與地學原理相切合。例如崇禎元年。先生遊閩。南下漳平。遊記云。寧洋之溪。懸溜迅急。十倍建溪。蓋蒲城至閩安入海八百餘里。寧洋至海澄入海止三百餘里。程愈迫。則流愈急。况繁嶺下至延平。不及五百里。而延平上至馬嶺。不及四百。而峻是二嶺之高。伯仲也。丁氏年譜云。繁嶺指建溪發源地。馬嶺當即馬山嶺。沙溪與寧洋溪之分水嶺也。先生以二嶺距延平之里數。與建沙二溪之長峻相較。而知二嶺之高相等。而馬嶺至海近。繁嶺至海遠。故事洋溪流急于建溪。其卓識多如此。此中所排論者。即分水嶺之距海遠近。河道縱剖面之坡度與基準之關係。在近代地質學中。雖是常理。而在當時。已能體會得之。先生智慧之高。可以概見。

五十一歲先生為萬里遐征計。攜一僧一僕。漫游相桂黔滇者四年。五十五歲返江陰故里。翌年正月卒於家。此行最大成就。為查明南北盤江之淵源。發見金沙江為長江之上游。與修錫足山志是也。遇盜。絕糧。肩荷險阻。僧死。僕逃。受盡艱辛。而竟其志。丁氏年譜云。時先生兄弟俱存。長子次子已婚娶。三子十二歲。孫三歲。家有遺產。衣食足以自給。百年已過其半。五岳已遊其四。文章受知于時人。道德見推于鄉里。常人處此。必將弄孫課子。優遊林下。以卒歲矣。乃先生掉頭不過。奮然而行。百折不回。至死無悔。此種未知之精神。乃近百年來歐美人之特色。而不謂先生已得之于二百八十餘年前。凡現

代科學家所仰慕所應具之美德先生盡有之矣。在師之推崇先生者無疑的。首在於斯。良以專心一志。吃苦耐勞。觀察精細。記載詳實。為科學工作之第一步。

丁先生之為人。與一身事蹟已詳于翁師詠堂(文瀾)所作傳文(註二)。茲節錄小段。即可概見。先生之興趣甚廣。其在科學。經濟。行政及政治方面之活動亦甚繁複。……先生才識敏捷。聰慧過人。故對於任何思想與事實之要點。均能迅速把握。先生為一真誠之愛國者。並極富熱誠。凡所任事。無不盡力以赴。先生對於後進青年之鼓勵。亦無所不至。在其領導之下。青年每能立定意志。從事一生之事業。先生信仰科學至篤。凡不合科學之一切思想及方法。均極端輕視。……先生性極富政治興趣。但從不盲從任何主義。彼所堅決主張者為政府應為有良心及愛國心之好人。此種好人政府之思想。為先生及胡適君於一九二四年所提倡。所謂好人者。先生之解釋。亦甚注意廉潔及品格。此點先生奉行維謹。……先生對於科學方面之寫作。極為審慎。除非已全部確信無疑者外。絕不輕易發表。……

丁先生之興趣雖廣。而始終不離科學。因其所專修者為地質學。故廿四歲游學返國。即考察滇黔。其後又兩次考察西南。徐公觀察之真切。有先生為之實地證明。徐公經歷之艱險。有先生為之實地體念。志趣相同。經歷相同。又何怪乎先生樂為之表彰。而徐公之幸也。

徐公之為學。既可為人師。而徐公之為人。亦多足稱焉。丁氏年譜云。先生雖出世家。然少年喪父。且為市吏。又不屑謁豪貴。博名高。所交遊者皆文學忠義之士。觀其友以及其人。亦知人論世者所不可忽也。同遊僧靜聞。病死南寧。託先生埋其骨于鷄足山。年譜云。在途凡一年零二日。兩次遇竊。幾至絕糧。在途缺夫。自與願僅分肩行李。然卒揭靜聞之骨。瘞于鷄足。俠義人之不輕然諾如此。

丁先生之熱忱愛國。廉潔自持。誠摯待人。亦為吾儕受其薰陶者所不忘。丁先生學問興趣既廣。

以致不能專精。天又不假以時日。享年四十九歲。故其著述不及徐公之偉大。精采為可惜耳。

註一 我對於丁君先生之回憶。地質論評。一九三七年卷。三三四頁。

註二 為中研院評議會所作。丁文江先生傳。一九四〇年。

徐霞客與西洋教士關係之初步研究

方 豪

十餘年前余始讀徐霞客先生遊記，即疑其為曾沐受西洋近代文明之薰陶。蓋霞客生當歐洲科學初入中國之際，晚徐光啟二十四年而生，去序之輩之生亦僅二十一年，其逝世也，在光啟後八年之萬曆三十二年，曾皆同時人也。及民國二十二年，徐文定公光啟逝世三百年，吾友天津工商學院教授法人裴化行司鐸 *Armand Bernard, S.J.* 撰「現代中國文化之前驅徐光啟」一文，趙石經譯，發表於上海聖教雜誌第二十二卷第十一期，有云：

然其按指徐光啟與同時士大夫往來周旋之情跡，時人諸多不曉。惟地理家 *Blondet* 在其地理書上註明中國學術發明之日期，而亦不及其詳細情形。近來新文化運動家丁文江先生復詳論足令人敬仰之一大人物，名徐霞客者，一五八六年生於江陰，卒於一六四一年，為中國有名之探險家。其畢生所遊足跡遍江蘇浙江福建，似與徐公暨耶穌會傳教士有所接觸。其遊歷之宗旨實欲為中國打倒人所崇拜五嶽聖山之重大迷信。此 *Blondet* 曾依據其日記以編纂其有名地圖，則此徐霞客之履歷殊有討論之價值。不幸一六四四年之慘劇遂為學界懸一隔幕，而今日之智識界只記得明非不遇所受滿清人殘酷之痛史而已。

茲司譯此文，中可資研究者有二：一為霞客生前對耶穌會士之接觸，一為 *Blondet* 依據霞客遊記而編纂地圖。茲氏對前者未作肯定語，而於後者則言之鑿鑿，故先言後者。

一 霞客遊記與衛匡國中國新圖志

Blondet *Armand Bernard, S.J.* 漢姓衛名匡國，字濟泰，意大利人。生於一六一四年（萬曆四十二年）霞

客歿世後二年入中國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卒於杭州墓在武林門外老東嶽附近之大方井巷附近
D. Hyester S. J. 入華耶穌會士司傳有衛氏拿傳近人馮承鈞節譯本無衛傳蓋原書所收凡四百八十
四人馮譯則幾五十人耳順治七年（一六五〇）匡國被派赴羅馬報告傳教事宜乃自福建航海至非利
賓東荷蘭船至歐洲繞道愛爾蘭北部經英國而抵挪威後適遊德比二國一六五五年（順治十二年）在
阿姆斯特丹印行中國新圖志拉丁原名作 *Novus Atlas Sincerus* 原書余未寓目據黃輔之所記其書
為圖十七巨幅為文一百七十一頁收中國全圖一各省分圖十五附日本圖一又序言二十六頁略述
遠東情形及各省疆域人口田賦民情特產植物古今地名工藝珍奇山河古蹟等為當時歐洲人有關
我國著述中最稱詳備者出版後風行全歐有各國譯文多種匡國又為首創 *Sinica*（支那）一字即奉之
譯音者見洛佛爾 M. B. Laufer 著支那名稱考 *The name of China*（通報一九二二年二集十三冊七
二九頁）所著拉丁文鞏鰐戰記 *De bello tartarico* 於清軍入關及南下情形所記至詳直言不隱足補
我國正史之闕略一六五四年（順治十一年）在北國蓋凡爾斯德國科倫意國羅馬同時出版次年又在
阿姆斯特丹出版一六六七年（康熙六年）法國里昂刊印法譯本蓋為歐洲第一部中國政治史也加
Sommervogel S. J. 所著耶穌會士著述目（一八九〇年至一九三二年）已於出版稿匡國書中所有中國
圖書採自廣輿記廣輿記述中國地理二十四卷成於十七世紀初葉（原書第五冊第六百四十七行）按
四庫收增訂廣輿記二十四卷清蔡方炳撰四庫總目提要謂其因明陸應鵬廣輿記而稍刪補之大抵
據鈔明一統志無所考正此云成於十七世紀初必指陸書而言也可知匡國全書乃本廣輿記而成其
中一部分實奉考實容遊記而已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匡國復來中國遺著書中文及拉丁文者多種
當其去世之年（一六六一）猶在杭州刊印送友篇視利瑪竇交友論尤為廣泛蓋皆好與士大夫遊者匡

國友多奇人。遂交爲書蘭路祝子。聖先生石即善文詞而以醫術遊江湖間者。方以智浮山葛洪卷之四流寓華有示祝詩。光緒蘭縣志卷五文學有傳。匡國嘗於順治三年（一六四六）設教堂於蘭路。子聖即於是時奉教者。今羅馬教廷傳信部檔案處藏有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蘭路教友祝石等六人請第一任中國總主教羅文藻到蘭路宣慰教友書。自稱已八十三歲。譯文載一九三三年露波出版法文雙月刊第一二期。余藏羅學抄本。稱匡國慷慨豪邁。往還燕趙晉楚吳粵。敢諍善多。名公鉅卿咸尊仰之。希一握手爲幸。蓋與霞客之素情遠與相彷彿。匡國雖不通其人。而猶得藉其文。並用以爲繪圖之助。非偶然也。入華耶穌會士列傳記。匡國嘗至漳州。並在某儒士家發現一舊拉丁文聖經。霞客友多漳州人。則匡國得見遊記。亦自有因。蓋匡國中國新圖志一書。必成於順治七年回歐之前。距霞客去世不及十年。時遊記尚無刊本。苟不與霞客家人。或友朋有舊者。豈易獲得。天津工商學院藏有匡國之世界廣輿圖。二十六年一月四日該院出版事光四卷四十二期有攝影。明末清初教士所繪世界圖或中國圖。無稱廣輿圖者。亦可見匡國受廣輿記影響之深也。惜裴君鐸遠處津沽。無從質證。二十六年春在杭州相遇時。會促中亦未商榷及此。翅首北望。不自知其悲從中來也。

衡匡國根據霞客之遊記而作輿圖。不愧爲霞客身後之知己。霞客何幸而有此域外之友。裴化行嘗謂霞客或曾與當時教士接觸矣。則匡國之知有霞客遊記。或即得諸先來教士之介紹。否則。匡國初來華夏。遊記傳抄者雖衆。亦不易爲新來遠客寓目也。艾儒略之卒於閩也。適在匡國自閩返歐前一年。或謂匡國所獲之霞客遊記。即來自艾儒略手者。亦不無見地。故霞客生前與西洋教士之關係。實值得吾人加以探索。

（二）霞客遊記與康熙時西教士測繪之中國全圖

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至五十七年（一七一八）天主教教士奉命測繪中國全國街區圖之中
國新圖志即諸教士之重要參考書也。街區圖與實客遊記如有直接關係，則康熙圖與實客遊記之有間
接關係，似亦無可否認。但余以為二者間有直接關係，亦屬可能。繪圖教士之一雷孝思（J. S. S.）
記曰：吾人時時以作一完善之輿圖為期，每抵一省，即不甚重要之城鎮，亦必前往勘視，諮詢地方官及
士紳，查閱該城之史地圖籍。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實客游錄錄作遊記序曰：名人巨公，莫不樂購其
遺編，時距繪圖僅五十餘年，而遊記已如此盛行。當時教士係奉旨繪圖各省員司，履勘異常，地方官與
名人巨公，必以此書進也。

丁文江先生實客年譜曰：知金沙江為揚子江上游，自先生始，亦即先生地理上最重要之發見也。
惜無繼先生而起者，為之宣傳。其文遂埋沒於縣志及縣記中。直至康熙中派天主教教士製全國地圖
時，始再發見金沙江之出路，而歐人遂謂中國人未嘗知江之真源，歎典而忘祖，亦吾國學者之恥也。以余
度之，西洋教士蓋即據實客所記，而以此入圖，非再度發見也。謂中國人不知江源者，乃後世之歐人非
當時繪圖之教士也。

年譜又曰：岷江江之分水嶺，定山脈之來去，與近世地學家言，不全符合。此乃十九世紀以前言山
脈者之通病。康熙中製中國地圖之天主教教士，亦正犯此弊，不足為先生病也。細玩丁先生之語，似繪
圖教士據實客游記之弊，為不謀而合。寧知教士所繪者，即本諸實客所記，又安得而不同一歧途。

（三）徐霞客與西洋教士之關係

吾人讀實客遊記，但見其與標偏過狹甚密，余蓋疑其漫遊時或作僧裝也。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初
十日在富民縣老和尚洞記曰：余至此，土人猶以為是和尚也。雖地不見其與西洋教士有何往還。當時

西洋教士有否關於霞客之記述吾人殊難窺聞不敢置言。丁先生為霞客作年譜嘗鈎稽群籍別舉霞客之友朋而謂其友以及其人亦知人論世者所不可忽也。余不欲請師丁先生之意一述霞客之友朋與當時天主教人士周旋之跡。

霞客遊跡雖廣而交友不多乃在此少數人中與天主教人有關係者得九人即張瑞圖何喬遠黃楚卿劉履丁鄭之重張燮陳繼儒黃景昉鄭鄞是也。瑞圖喬遠楚卿之玄奘景昉皆曾為先生王陽人秋園吳機圖題辭者喬遠又嘗為先生所建名宦張侯廟作紀序。履丁則為先生介紹錢謙益而又與先生相遇於西歸之後並葬先生於江陰之馬灣音雖儒則為先生父母作傳並為先生母作八十敘書鄭鄞則先生自漳浦徒步訪之於羅浮又訪之於常州者鄞亦為黃道周贈先生詩作跋九人中除張燮不能確證外餘八人皆曾與天主教教士或教友相識霞客生當利瑪竇至澳門後二年教會傳佈未久則此比例數已極可觀霞客交友又多閩人閩省開教遠在霞客入閩前數十年而當霞客第一次游閩後九年第二次遊閩後五年第三次游閩前三年即天啟五年（一六二五）西儒艾儒略字思及（A. Menzies S. J.）應葉向高之邀自杭州南下止於福州遍交省中名士一時教務之盛甲於全國順治六年（一六四九）卒於延平著漢文書籍極多若三山論學記則與向高析疑辨難之作口鐸日抄則儒略及其他三教士與閩中士大夫談道筆記也巴黎國家圖書館藏閩中諸公贈詩抄本一冊（中文部一〇六六號）題晉江天學堂輯皆為贈天主教教士者吾友向覺明先生遠嘗以傳抄本見贈贈詩者凡六十九人皆一時名流第二第三兩首則張瑞圖何喬遠所作第六首曾楚卿作第二十三首劉履丁作第五十一首鄭之玄作五人皆霞客良友瑞圖喬遠之玄皆泉州人履丁漳州人楚卿莆田人又皆儒教化最盛之地據口鐸日抄崇禎三年（一六三〇）至十一年（一六三八）儒略所到地為福州三山福唐莆陽桃源龍溪仙谿清溪

溫陵建州龍江崇禎七年（一六三四）僞略在泉州及興化授洗二百五十七人。萬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迭在泉州陞獲古代所遺十字碑三座（見張星娘先生著泉州訪古記）地學雜誌十七年一期載者益衆。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建寧縣正堂左光先示中所謂內而公卿甚省而外而院司守令莫不敬愛景仰所題贈詩文刻於崇正集者甚衆。而文思及先生在西儒中尤稱拔萃所著書中皆心心耳憶述破夢相國葉公致請來閩教鐸宏宣八閩郡邑咸建聖堂以虔昭事。今幸振鐸來茲本縣互質所學尤深讚嘆云云（見正教奉傳）即指此也。光先為名臣左光斗弟事蹟見明史本傳。崇正集之全名為縣縣學正集題皇明關景教堂輯亦載巴黎國家圖書館中文部六八七五號云崇正集有景向高贈西教士及池頭芳贈儒略詩皆見帝京景物略景物略刻於崇禎八年（一六三五）如張瑞圖等五人贈教士詩亦必在崇禎八年前作正天主教大行於閩也。

入華耶穌會士列傳稱儒略在閩足跡遍泉州福安建寧邵武汀州漳州興化授洗最多時年達八九百人學者稱西來孔子三山陳侯光著辨學篇言自序曰近有大西國長航海而來以事天之學倡其機軸甚尊其立言甚辯其持躬甚潔關二氏而宗孔子世或喜而信之且曰聖人生矣即指儒略而言也。黃貞請顏壯其先生關天主教書亦云爾來有天主教中人利瑪竇會友文姓儒略名到吾漳而純漢遂改皈依深可痛惜更有聰明者素稱人傑乃深惑其說堅為覆轍煽動風土更為大患深惑其說者有人樂亦以見儒略聲氣之盛崇禎十年十一月初一日福建巡海道施邦曜告示有云窮鄉僻壤建祠設館青衿儒士投誠禮拜堅信其是而不可移如生員吳伯滋以縉紳之後甘作化外之徒黃尚愛等田野匹夫堅為護法之舉（中略）此等情狀似不善天下而入夷教不已以上皆見破邪集施邦曜明史有傳其言亦足證爾時福建教務之發達。

霞客友朋多好談域外事者。或亦足為霞客言與西洋教士接觸之旁證。張爽著東西洋考。為明末中西交通史一大名著。其卷六紅毛番和蘭舟回。奉天其禮。祀所謂天主者於其中。張爽蓋亦必嘗與西士晉接。或當聞其說者。

何喬遠著名山藏三十七。卷中有王事記中國牌邦及南洋諸地。並及香山澳之佛郎機。又所著聞書一百五十卷。亦有島夷一門。喬遠之交艾儒略。至於以詳文相酬。殆在求得域外地理知識。蓋儒略嘗於天啟三年（一六二三）撰職方外紀。卷首附有萬國全圖。志為利瑪竇與國友龐迪我圖說作增補也。蓋利龐之作。皆圖重於文。而艾著則文重於圖也。其書凡五卷。卷首一卷。四庫著錄。天學初函。中山閣藏書。墨海金壺。清朝舊屬與地畫者均收入。明清作家如方以智通雅。查繼佐罪惟錄。外國列傳。尤洞外國傳。陸次雲八紘譯史。王大海海島遠談。俱曾抄襲其說。亦以見其流傳之廣也。

陳維清與杭州楊廷筠極相得。廷筠乃教中所稱中國開教三大柱石之一。與徐光啟李之藻齊名。官至光祿寺卿。疏薦儒。繼儒絕意遠取。遂不強。繼儒乃稱為真知己。所作祭楊漢國御史文中。有數年以來。公與某蹤跡甚密。而洞察本懷甚悉之語。廷筠奉儒略為西學師。儒略則奉廷筠為國學師。職方外紀即廷筠所刊刻。而為之序者。繼儒亦嘗海外見聞所刊寶顏堂秘笈。收海語。海槎餘錄。瀛涯勝覽。西夷考備。倭圖記等。皆記異域事者。又收利瑪竇撰交友論。並為之序曰。此書真可補朱彝尊列孝標之未備。可見其推重之深。

黃景昉與鄭即俱夫啟二年進士。丁先生疑皆由文震孟陳仁錫二人介紹於霞客者。景昉嘗為三山論學記作序。極重文儒略。曰。以余所交知恩及先生。慕慈康遜尤儼然大儒風格。是則可重也。

鄭即嘗為黃遵周贈霞客詩作跋。亦霞客所極敬佩者。鄭跋有云。石齋適思陸為余言霞客之奇。徒

步三十里訪之墓下當有官假一郵傳却弗納時聞余在羅浮則又徒步訪余於羅浮往來海上真有車契
頃之瓜分霞客以崇禎元年二六二八訪道周於漳浦墓次又赴羅浮訪鄭鄋是年遊記止於四月三日
同年七月鄭鄋為王徵畏天愛人極論作序並為評點微字藝心號了一道人亦奉天主教望名斐理伯
譯刻西儒耳目資及遠西奇器圖說等畏天愛人極論乃其純宗教書籍張縉序為徵作墓誌有公通西
學與利瑪竇之徒羅君喜造天主堂以居之著畏天愛人論為前人所未發語見康熙陝西通志康熙涇
陽志引此文刪之張炳濟王公像贊曰畏天愛人雖似齋耶穌之學此生平好奇則然蓋欲為王徵奉教
事蹟證也然畏天愛人極論一書之受當時人注意亦於此見之鄭鄋序曰王子經濟大手別所結撰多
奇絕王子一不自有而獨以此為日用之課既極論之又命予評點以傳鄋既為之序復為之評亦足見
其愛好此書之深畏天愛人極論巴黎國家圖書館有舊抄本編目為中文部六八六八鄋亦嘗見王
徵之遠西奇器圖說天山自叙年譜古學彙刊第一集曰崇禎元年……時王葵心為揚州司李葵心玄
理極精而有巧思出奇器圖說相示予問以木牛流馬亦云可造若所為代耕風磨水磨之類真有裨於
經濟欲盡試之聞起用之求而返二人之相得即此可見一斑謂鄭鄋不以王徵處所得遠西新奇之說
告霞客孰能信也鄭鄋之與教友發生關係尚有早於王徵者蓋萬曆三十六年一六〇八鄋補常州府
學生員時其宗師即教友楊廷筠淇園公也見天山自叙年譜

綜上所述霞客一生似不能不受西洋科學之影響而與當時之西洋教士不能無間接之關係其
友好中有八人與教士有直接關係一也霞客入閩值天主教大行二也閩中傳教士艾儒略冒著職方
外紀三也墓誌稱霞客不喜織緯術數家言故易與教士接近四也訪霞客生前未嘗與教士相往還則
衛匡國不易於霞客卒後十年內獲得其遊記五也霞客友朋頗多以海外紀述著稱者則對當時來自

海外之教士必更樂通從六也。舉此六端則吾人今日初步研究所得霞客與西洋教士之關係雖不問接者為限然謂其有直接關係亦頗可信也。惜霞客遊記殘缺所記亦不全鄭師跋黃道周贈霞客詩有往來海上真有車契頓之風一語足見霞客亦嘗屢為航海之遊也然霞客渡海事迹僅一見於陳函輝墓誌遊記無一語道及况雍乾禁教以後教內外著述中有涉及西來學術宗教者輒為後人刪削今存徐文定公遺墨中亦有塗改之迹可為明徵雖然霞客遊記以鈔本行世者百餘年鈔本書往往為人所珍西人尤為重視余深信霞客遺文必尚有留於天地間者安得掃淨夷氛遍發海內外書藏而求之則今日僻處萬山中之初步研究不過發凡起例而已。

按輔仁大學華裔學志第一卷第一期有裴化行法文中「中國及其隣國之科學刷繪地圖之階段自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末」及 Walter Fuchs 德文「清代地圖的材料」二文余僅見其目不知有否涉及衛艾二氏與圖及霞客遊記處也謹識此以待他日論定。

江流索隱

林文英

自霞客先生作江源考以後，長江之真正源流遂大白於世。其實踐之精神與卓識，殊可敬佩。自地質學倡河流襲奪之學說以後，對此南流北轉之金沙江遂引為河流襲奪之良好例證。中外地質學者俱曾臆斷金沙江昔曾自麗江之石鼓而下經劍川、洱源、鄧川、大理，向南流入元江，或瀾滄江。惟臆斷之者雖多，而實證之者則甚少。今今歲因參加中印公路測勘工作之便，得自金沙江之巨甸沿江而下經石鼓、麗江、劍川、洱源、鄧川、大理而至下關，親觀江流改道一了平生嚮往之願，至為痛快。及歸奉吾師曉峰教授來書，謂特為霞客逝世三百週年紀念出版專刊，徵文及余。乃不揣愚陋，謹就所見，繼江源考之後，作江流索隱，非敢稍能追跡前人，不過聊補當年學術之所未逮，想為霞客之冥靈所樂聞也。

茲將沿途所見，依次述其所得之例證與現象，然後綜述其前因後果及其對於今後交通經濟開發之影響。

(一) 石鼓之北約二十公里有地稱紅石崖，為石灰岩之懸崖，臨江而立。但其上為一平地，寬四五百公尺，離現在之江面約四百公尺，海拔約二千四百公尺。余認此平台可視為金沙江改道時所遺留之河谷平面。自此河床下能至現在連四百公尺之高差，此四百公尺下蝕所需之時間即為金沙江改道以來之時間。

(二) 金沙江原為東南南之方向，至石鼓後急轉而為東北北之方向。其原因實由於該地發生東北西南方向之斷層，有數里足以證明。自石鼓以後，江南江北兩岸之地質與構造大不相同。江北為厚層石灰岩，地層傾斜平緩，江南為變質之片岩與石英岩，傾斜急陡。(3) 江北及石鼓西南支流之北岸均

或孤峰懸崖及陡峻之山勢南岸則較斜緩無峰崖之象。(3)南岸見石灰岩所成之斷層角礫岩甚厚為斷層之有力證據。(4)石鼓西南為金沙江之一支流河谷亦頗深長其方向與金沙江改道後之方向成東北西南向之直綫此直綫即代表斷層綫之方向其北岸所成之峰崖即代表斷層崖之地形聞石鼓以下約百餘公里之處有地稱虎跳崖為金沙江唯一之大瀑布據聞高差達數十公尺此或為金沙江改道時與原有江河接流之處因金沙江原來之河床地勢較高至今尚未能與其下之江流連成同一之河面遂生懸崖造成瀑布。

(三)石鼓以後越七百公尺高差之分水嶺即易為劍川河之水系石鼓南約二十餘里有一南北方向之長形小湖其南十里即為關上村此湖為劍川河之發源地或即為金沙江河道之遺跡。

(四)劍川縣北約七公里有地稱梅子哨為一高崗由二疊紀之玄武岩與石灰岩橫斷隆起於河谷之中亦為同期之斷層所成。

(五)劍川縣子有一劍川湖南北長形面積頗大在甸尾之西南決口流入漾濞江此湖亦為金沙江之故道因被甸尾牛街間之雙龍山斷層所堵截遂成湖泊想當年劍川堤子全在湖底聞其下有泥炭質之黑土可為佐證後因湖水增高在甸尾之西南覓得缺口遂流注於漾濞而成瀾滄江之水系。

(六)甸尾為劍川湖之南端甸尾以後經野鶴坪至雙龍山均見礫石層及厚層之礫質土礫石層高度達海拔二千六百七十公尺與劍川湖高差約三百六十公尺(雙龍山為劍川與牛街之分水嶺海拔二千七百公尺)此礫石層顯為當日金沙江河床之遺跡兩邊山勢高聳雙龍山則南北兩端和緩尚留當年河谷之形態。

(七)甸尾至牛街所經之雙龍山分水嶺為斷層隆起之山斷層方向亦為東北西南其主要組成之

岩石為玄武岩並見有石灰岩厚僅百餘公尺又見斷層石灰角礫岩正處雙龍山與牛街之高差約四百四十公尺。

(八)牛街垠子之西北有海西垠子兩垠子為一偏南北方向之長条石灰岩山所隔海西垠子有一南北長形之湖水溢破峽仍注入於牛街垠子此中隔之石灰岩山亦由斷層所成崛起於當年之金沙江廣谷而將此廣谷分成兩個垠子海西垠子為該山所困遂成湖泊及水溢決口並受冲積乃出露一部分平垠。

(九)牛街及其南一公里內有連續之溫泉七八處均成滾湯硫磺氣溢熱氣蒸騰於田野山麓之間熱是偉觀該處溫泉均出現於斷層線上牛街之南有火焰山為角礫岩其下有溫泉是為斷層之明證十洱源亦有湖稱洱源海子即通稱洱海之源其實以源遠流長論雙龍山始應稱為洱海之源洱源垠子亦與牛街垠子為一山所隔於下端相連與前述之海西垠子與牛街垠子之情形相似惟洱源垠子之規模較大耳。

(十)應山鋪至巡檢之間過一乾海子之小岡與兩端之高差自九十公尺至一百二十公尺此小丘為紅色礫石層所成其下為玄武岩是為當日河床所經流後為斷層而隆起者。

(十一)牛街及洱源之水匯流而入八里箐之峽谷出峽谷後即入鄧川垠子八里箐峽谷中有二疊紀之玄武岩石灰岩及三疊紀之紫色砂岩頁岩礫岩構造複雜錯綜凌亂顯由斷層所成想當年此斷層隆起之際洱源牛街一帶均在湖底又因東西兩面均為高山所障不能如劍川湖之水可覓缺口而出故仍趨此斷層之山鑿成八里箐之峽谷。

以上係沿途觀察之所得又查該儀蒙化之開山勢平緩地層更新似亦由斷層所成此斷層崛起

之結果將鄧川至鳳儀一段金沙江河谷堵成大湖，及後在下關之西南覓得缺口，水溢而成洱海。大理湖水漸落，西面沿點蒼山麓，受山中溪流之沖積，造成扇形地之彌斜埧子及東面殘餘之洱海，其成因與結果與劍川之情形完全相同。

從上述例證中對金沙江江流之本末可得如下之結論：

(一) 金沙江確曾自石鼓南流，其所以改道係由於河道中間發生東北西南向之斷層所致。舊說所謂由於源頭襲奪者純屬臆測，並非事實。

(二) 金沙江南流故道係自石鼓經劍川、牛街、洱源、鄧川、大理鳳儀、棠化而至元江。今日之元江（紅河）即當年金沙江之下游。有人因見現在劍川及洱海之水流入漾濞江，遂疑金沙江當年之水亦係流入漾濞江。注瀾滄江者亦臆測之詞，殊非事實。其所以流入漾濞江者，因金沙江河道中，逐段發生斷層，堵成兩大湖泊，並皆水溢後向西南覓得缺口，遂成瀾滄江之水系。

金沙江昔曾自石鼓南下之發現，非僅為學術研究上之興趣，對於今後康滇間交通經濟之開發實有莫大之啓示。當余等自巨甸沿江而下至石鼓時，見金沙江兩岸沖積平原之廣大，與肥美之稻田，至為驚喜。蓋在此橫斷山區之北段，有此世外桃源，出吾人意料之外。余乃告同行工程師袁夢鴻君，以地質學家曾有金沙江昔自石鼓南下之學說，苟此說為真，則自石鼓至大理之間，應有平緩之地形，寬廣之谷地，必有利於交通之建設。一如樂西公路曾利用大渡河昔自巖場南下至現在安寧河之故道，以築公路所經菩薩岡較其同脈之小相嶺低四百公尺，地勢緩和，坡度遠勝。袁君以地質學多玄虛之學說，對此未遽置信。及實履其地，發現多數之證跡後，其信仰之程度較余尤深。因而發生在此故道中建築南北方向鐵道之思想。蓋不僅地形優良而劍川、洱源、鄧川、大理一帶埧子之肥美廣大實為西

南山區之所罕見。大理至麗江之公路不經鶴慶而繞劍川即係利用此江流之故道開蒙化之填子亦甚優良。據此而論則元江流域亦必為寬廣優良之填子足以發展農業。惟地處迤南海拔較低氣候溫熱難免瘴癘為虐為開發經濟之障礙惟此可以人力克服之。

余年來常感橫斷山脈中發展交通之困難尤其東西方向之鐵路除現在之滇緬鐵路外幾難覓得第二條可通之路綫。故欲發展此區之交通自當另求動向。今根據上述之事實與見解余另獲一橫斷山區縱向鐵路之理想。此鐵路當起自河口沿紅河而上經蠻耗元江三江口南澗與滇緬鐵路交軌蒙化下關大理鄧川洱源牛街劍川石鼓巨甸奔子欄而至巴安即以巴安為中心以發展康藏之經濟文化並以控制康藏之軍事政治。此路長度或在二千公里以上坡度大致良好所經大半均為富饒之區為一良好之經濟路線。若再北展至德格甚或再展至玉樹西寧則此路即為中國西部直通南北最長之國防路線。依此理想海防當為出納之海口則越南應歸我有。誠以越南為我滇康藏川黔桂六省區出海最近之地不宜坐視敵人久佔致吾西南廣大地區失却其最重要之呼吸器官。望諸謀國當局未知信其然否。

三十年十二月十七日於重慶鄉居

『江流索隱』質疑

任美鏐

揚子江與橫斷山脉水系之襲奪為中國地形上最有趣味之問題之一。前葛列高雷(J. W. Gregory)丁文江李春昱巴爾博諸君對此問題均有申述，以為襲奪之發生，乃由於揚子江上游向源侵蝕較速，致劫奪原來南流之金沙江併入揚子江水系。近林文英君據實地之觀察，說明襲奪發生之原因，乃由於東北西南向斷層，使地面升高，阻礙原來南向之水流，使其捨斷層綫改向東北流，造成目前石鼓附近金沙江奇特之折曲。綜其所述證據可議之處頗多，謹為臚陳，並以求教。

(一) 石鼓附近江南與江北兩岸地質與構造之不同，似尚不能證明此斷層係最近發生。換言之，即不能為斷層存在之證據。在地形上，由斷層造成之崖壁可分兩種，一為斷層崖，一為斷層線崖，兩者在地形上之意義略有不同。(註二)斷層角礫若之存在，亦只能證明其地曾發生斷層，但不能證明其地有斷層崖。同樣石鼓至鳳儀間諸湖水系之分水嶺是否為新近隆起之斷層崖，亦屬疑問。

(二) 退一步言之，即假定石鼓附近確有斷層崖阻塞原來金沙江南流，按冰君原文，金沙江北岸為懸崖，南岸為緩坡，則該斷層之仰側當在北岸，而不在南岸。林君文中亦謂北岸所成之峰崖即代表斷層崖之地形。換言之，受斷層崖阻塞之金沙江，不應循目前之流向，而應改取其他流路。

(三) 尚有一困難之處，即金沙江浩大水流，如曾確受阻塞，而至於改道，則在石鼓以北，必曾壅積成一大湖。此湖之湖岸及湖水沉積物，目前必尚可追朔，但林君對此亦未有所報告。

(四) 石鼓至鳳儀間，各湖間之分水嶺高出古代金沙江河床均不甚高，如雙龍山為劍川與牛街間之分水嶺，較附近之金沙江古代礫石層僅高出三十公尺，而古代金沙江礫石層較劍川湖約高出三

百六十公尺。按目前大理劍川一帶山嶺之相對高度均在六百公尺以上，故在襲奪以前，此段金沙江兩岸山嶺必較河面高出二百公尺以上，由斷崖所造成之分水嶺既甚低下，是否足以阻塞金沙江流，使其發生如此重大之改道，實為疑問。蓋在峽谷區域，如斷層崖上升，高度低於河旁山嶺之高度，則河水雖暫時被堵成湖，最後江流仍將循故道南下，如茂縣疊溪附近，岷江受地震山崩堵塞，但最後仍循故道南流（註三）。

（五）據丁文江等之記載，金沙江以來之騰龍江等，前亦南流，後受劫奪，始注入揚子江，此次襲奪是否亦由於東北至西南之斷層。

綜合各種證據，以著者個人臆測，以為金沙江之改道，仍以由向源侵蝕解釋較為合理。林君所述東北至西南之斷層線，僅使揚子江向源侵蝕較易進行，使揚子江之流線抵抗力量最小之斷層線，在石鼓至永寧一段，作目前東北至西南之方向。據此理論解釋，則目前石鼓一帶之崖壁為斷層線，而非斷層崖。上述第二種困難，即金沙江流線不在斷層仰側以北，而在仰側以南一點，可以不成問題。而其他困難亦均可迎刃而解。林君文中述石鼓以下金沙江上虎跳崖大瀑布，或為金沙江與原來揚子江上聯接流之處，因前者河床原較後者為高，故至今尚未能蝕至同一河面，於是遂造成瀑布。按河流襲奪如由於向源侵蝕，則在襲奪點上，襲奪河河床必較被奪河為低，林君所述不啻為金沙江襲奪由於向源侵蝕之一旁證。

金沙江之被奪，既由於向源侵蝕，然則揚子江上游之向源侵蝕何以較速？按江河在大理附近離東京灣入海處僅八百餘公里，而揚子江自石鼓至海之距離約三倍於此，故大江上游向源侵蝕較速之原因並非由於河源離海距離之不同。據巴爾博之解釋，揚子江上游水系之襲奪約發生於第四紀。

揚子期時當將雲南西部諸河尚未成為深峻流勢較緩揚子期地殼運動時西康雲南山嶺上劇烈四川盆地或亦於是時發生下沉作用於是四川境小揚子江河床坡度突增向源侵蝕加速遂致奔大渡河金沙諸江而遂成目前大江上游之特殊水系。(註三)

(註一)詳見任美錫《地勢學》第三卷第八章，浙江大學講義。

(註二)見常陸房《四川疊溪地震調查記》地質論評第三卷，頁二五一—九二，民國二十七年出版。

(註三)見 G. B. Barbour, *Physiographic History of the Yangtze*, pp 7—11 and 100—101.

讀徐霞客遊記憶浙東山水

任美鏗

徐霞客遊記為一代奇書，非身歷其境，執卷比程，則無以見。先生觀察之精密，敘述之確審，初讀其書，常苦細瑣，雖辭藻清麗，而地名里程村巷方向，充塞連篇，每覺心目俱困，無所適從，及至身遊其地，始深佩。先生記敘之精審，觀察之周詳，故先生此書最好須在旅途中讀之，亦惟游踪遍廣之旅行家與地理家始能認識其記之真正價值。先生年譜出諸丁在君先生手筆，良非偶然。

先生生當明季，去今三百餘年，其所記述自不能以近代科學眼光衡量之，以地形學而論，遊記所述幾全為片斷之描寫（*empirical description*），而缺合理的解釋，故馳騁辭藻之處多，而系統論述之處少，但此固乃當時地形之學尚未進步，不能執近代所知，以苛責先生，然遊記中之描寫確做到真確與細至兩節已屬難能可貴，推厥原因，實由先生之富於求真精神所致。先生登山必窮其巔，游洞必探其極，備艱辛，冒萬難，此固近代科學家之求真精神也。先生游踪既廣，日與大自然相接觸，其描寫自愈趨精確，如先生對廬山桂蘭峰地形（*廬山桂蘭峰地形*）之描寫，有「峭峰離立，分行競穎，磅礴數千里，為西南奇勝等語，維妙維肖，誠為名句。

浙江山水甲於東南，而天台雁蕩又為浙江名山中之一勝者。余以二十二年春隨張師曉峰遊浙省諸勝抗戰以後，舊籍零失，印象遂淺，近方燕人先生以本年適值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年，約請同人為文以資憶慕，因拙腹懷積，遂記而天台雁蕩之奇景得重現於腦海。先生游天台雁蕩凡兩次，均自北南行，由臨海與黃岩入山，余則自樂清北上。先生游踪較廣，天台之瓊台、雁岩之屏霞嶂諸奇峰，均所躬親，登臨危崖深谷，不能阻其游興，如其登雁宕之天聰洞，交梯破莽，直抵圓洞之下，梯而登，不及則所

木橫缺夾石間，踐木以升，復不及，則以繩引梯懸石隙之樹，梯窮，濟以木，木窮，濟以梯，梯木俱窮，則引繩援樹，余當時以時間所限，僅能匆匆遂觀而已。

天台與雁宕風景之不同，由於岩石之差殊。天台潭圓雄厚，雁宕奇峭峻拔，一為花崗岩侵入體，一為流紋岩岩流。實客游記述天台華頂，僅云荒草靡靡，山高風冽，而記雁宕則謂絕壁四合，摩天劈地，夾溪皆重岩怪峰，突兀無寸土，雕鏤而態，峰峰奇峭，雖立滿前。蓋花崗岩具地面節理，風化循地面剝落，風景渾圓無奇，而流紋岩具直立節理，受侵蝕分裂為峭立之奇峰，故兩山風景顯然異致。先生游雁宕諸峰，紫崖諸絕，備歷艱險。

但上述比較亦有例外。天台西部之瑣台巒，闕為溪流切刻玄武岩而成，峽谷壁立，瑣台如靈芝一葉兀立於絕壁之中，層崖外達，亭絕附麗，蔚為奇觀。風景與華頂一帶頗不相同，故先生游瑣台，自北峰懸墜而下，度山脊處咫尺，復攀枝仰陟而上，俱在峭石流沙間，趾無所着也。

風景不僅供文人學士之流連欣賞，且又有經濟上之價值。如瑞士擁昂白山之奇勝，國家經濟端賴遊客消費以為挹注，故觀光事業之發展亦為將來建國中之重要項目。浙東諸山以其交通之便利，風景之幽勝，自可首為發展，以作領導。抗戰以前，浙省當局對於觀光事業已加注意，如公路之開通，風景區之闢，旅行社之創設，已開其曙光。惜抗戰發生，一切復告停頓，亟深人靜，讀先生遊記，懷昔日舊遊，敬懷之心，不禁倍增焉。

霞客遊記中之植物地理資料

黃秉維

一

我國文人多喜安居室中而憚遠遊異域故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以為中國人治地質學殊難有成二十年以來中國地質學者屢囊執鐮競於青山綠水之間調查研究北逾黑水南及海南西屆新疆東盡東海莫不有其踪跡刊行報告亦已優足汗牛李氏之說之為過自不待辯然適觀吾國歷史不異險阻下辭勞瘁涉深遠峻以尋幽探奇如明季徐霞客先生實為高映之孤霞獨舉之明月古今來一人而已丁在君先生於先生獨行遠往之勝概徧風沐雨之勤勞曠明無前之襟懷詳審樸實之文筆深致景佩乃為編年譜闡舉休明既以彰先民之高矩矱後使來者知所循勉今歲適為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周年在君先生之游蒿里亦六更時序矣遵義諸師友發謀所以紀念霞客先生並雖在君先生所啟之緒主其事者張曉峰先生方或人先生均亟囑為文附驥且以植物地理為題時適兄瑣瑣集後因僻處偏隅遠求不獲霞客記游之作受命徘徊不知何以為應後自他地假得游記遂竭兩夜之力瀏覽一遍復以一日一夜撙採其中有關植物之記載而排次之幸爾成文遺誤知必不免也

在君先生於所編年譜中曾言「山水石等之外先生又嘗注意於植物並舉大理蝴蝶花及固棟木膽兩則以為例復引天啟三年癸亥（一六二三）記華山嵩山太和山植物狀況之文以駁外國學者華北昔有森林之推說遊記中有關植物之敘述如橐而錄之可得數十則在君先生所舉特其一斑耳植物地理學可大別之為兩門其研究植物與環境之關係者曰生態植物地理其研究植物種屬之分佈者曰區系植物地理前者之例如華嵩太和諸山植物之記述後者之例如大理之蝴蝶花吾今排次遊記

中之植物地理資料，亦以此為依歸。

二

山地環境，最為複雜，植物上之差異亦最顯明。霞客先生之遊，多在崇山大嶺之間，故於植物與環境之關係，時有所見。癸丑（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四月初三遊天臺山日記云：

復上至太白，循路登絕頂，荒草靡靡，山高風冽，草上結露寸許，而四山迴映，琪花玉樹，玲瓏滿望，荷角山花盛開，頂上反不吐色，蓋為高寒所勒耳。

丙辰（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四）二月初七遊黃山日記云：

則松谷蒼矣。再循溪下，溪邊香氣襲人，則一梅亭亭正發。山寒稽遲，至是始芳。

溫度不同，則花卉之吐謝時期不一，為物候學上之原理。霞客先生不但知其然，且能道其所以然。緯度高與海拔大，影響相似，故已卯（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正月二十七漢遊日記謂：

其地（指麗江）杏花始綻，桃猶初放，蓋愈北而愈寒也。

高山溫低而風烈，不但影響物候，且足左右物型。高山樹木之特徵，不高大而矮小，不挺立而偃臥，不率直而拳曲，遊記中對此描述頗多，以下數則，皆其例也。

過慈光寺從左上，石級為積雪所平，一望如玉，疎木茸茸。上至平岡，則蓮花雲門諸峰，爭奇競秀，若為天都擁衛者。由此而入，盡皆怪松懸結，高者不盈丈，低者僅數寸，平頂短鬚，盤根虬幹，愈短愈老，愈小愈奇。丙辰（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四）二月初六遊黃山日記。

由棲引崖踐雪下塢半，一峰突起，上有一松裂石而出，巨幹高不及二尺，而斜抱結曲，蟠翠三丈餘，其根穿石下幾與峰等，所謂擁龍松是也。（同上）

獨上天都，其松猶有曲挺縱橫者，皆雖大幹如臂，無不平貼石上如苔蘚然。戊午（萬曆四十六年）

一六二八九月初四遊黃山日記後

余初登西南土山，則松陰寂歷，然挺拔之勢，而偃卧翹翹，雖小亦然。戊寅（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五月初一野遊日記記善安（即今盤縣）南丹霞山之遊。

頂間無高松巨木，即叢草亦不甚深茂，蓋高寒之故也。戊寅十月二十九滇遊日記記碧鶴關北此棋盤山之遊。

樹皆偃側，有斜竄如翅，有橫卧如虬，更有側體而橫生者。己卯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九月初九滇遊日記記鶴足山之遊。

有時高度太大，氣溫太低，風勢太烈，樹木間至不能生長，遊記於此亦有提及。己卯三月二十二滇遊日記記蒼山植物云：「岩既窮而土峰峻甚，乃攀樹三里，山樹亦盡，漸陟其頂。……頂皆燒茅流土，無復棘蕒，惟頂間時叢木一區，鵲棘隨之。華北氣溫較低，而冬季季風亦較強，山嶺多在樹木線之上。然據癸亥（天啟三年一六二三）二月二十一遊嵩山日記謂：「孤松挺立有曠致。又北上三里，始續絕頂，則嵩山之森林上界雖似不高，樹木上界實去最高峰不遠。華山峰頂松栢多合三人圍，是樹木上界且在最高點之上也。」

東南各省地勢既不甚高，緯度又較低下，故山峰在樹木上界之上者不多，但遊記中亦往往有樹木上界之記述。丙子（崇禎九年一六三六）十月十九江右遊日記記建昌節令南城縣，宜黃縣之芙蓉峰，六嶽石坪兩來大道合，下五里，北轉始有高篁叢木，顧西入粵黔滇諸省以後，因石灰岩分佈甚廣，山多巖危，某地無森林或無樹木，其為氣候所致，抑為土壤所致，則未經調查，不易確知。

在緯度較高而雨量較少之境，南坡北坡，陽光強弱懸異，濕度大小殊同，植物每不相似。霞客先生

之遼恒山，即曾注意此項現象。癸酉（崇禎六年，一六三三）八月初十遊恒山日記云：俯瞰山北，崩崖亂墜，雜樹密翳，是山土山無樹，石山則有，北向俱石，故樹皆在北。十一日遊恒山日記又云：一逾嶺北，瞰東西峰，連壁隨崖，壁升流，其盤空環映者皆石也。而石又皆樹，石得樹而嵯峨傾嵌者，幪以藤繒而愈奇。樹得石而平鋪倒貼者，緣以突兀而尤奇。霞客先生以為有石始有樹，實則石與樹之宇在北坡，乃為偶合，左右樹上之分佈者，蓋氣候也。

雲南高原終年西風不絕，若干地方，焚風頗盛，故往往低地不翳林木，而反為草原平曠之觀。戊寅（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六）八月二十九，漢遊日記述黃泥河以東約四十七里之塢中植物，謂塢雖大皆荒，手盤錯地無禾，勝人烟，即為一倒，惟此或由地勢低窪，排水不良，空氣不能透入土中，致樹木無從成長，亦未可知耳。

副熱帶之植物被覆繁密異常，遊記中每有極佳之描寫。丁丑（崇禎十年，一六三七）十一月二十，寧而遊日記稱：鎮遠東北深木密蔭，蒙障不辨土石。二十七日又記在都結舊州東北「上一嶺畔，多叢木，木中行，翁上者三里，林木少斷處，下瞰左右旋谷中，木含葉阻，飛鳥不能墜下。隆冬之時，而有此陰翳之象，決非中緯高緯區域所可獲見。己卯（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七月十三，霞客先生遊保山西北之石城，遊記言：披叢棘，頭不戴天，足不踐地。又言：萬木森空，藤蘿交擁。又言：盤峽坳，森木皆浮空結翠，絲日不容下。望山上多扶筇，藤請此文如身歷其境，而語語皆為寫實，毫無浮飾之詞，信數陳自然現象之能筆也。

三

霞客遊記中植物種類之記載，由植物分類學觀之，實無可稱，蓋其所舉植物之特徵，多不足資為種屬鑑別之依據，而植物學書視為可珍可貴，饒有科學價值之種屬，人往往體小色晦，不易察識，在植

物社會中屈處於其他優勢分子之下。雖獲實客先生之垂睞也。然凡嶄然出衆之奇花異木。實客先生每有所見。無不筆之於書。故由區系植物地理之立場。即霞客遊記以來之固。亦有可尋之線跡。實客先生生長東南。是以其遊浙閩皖。未得一觀可異之草木。華北植物種類為數遠遜南方。據之霞客遊記。異種可述者。惟鄂北太和山之柳梅。嵩山之金蓮花。與五台山之天花菜三種而已。

癸酉（崇禎六年一六三三）八月初八遊五台山日記言：「曰野子場。自白頭庵至此。數十里內。生天花菜。出此則絕種矣。天花菜果為何種植物。尚不可知。但據此文。其為一特殊之種。則可無疑。」

癸亥（天啟三年一六二三）二月廿一遊嵩山日記云：「得法皇寺。寺有金蓮花為特產。他處所無。以金蓮花名之植物共有二種。一為 *Trollius arcticus*（即金梅草。為多年生草本）一為 *Tropaeolum majus* 為一種原產南美。栽培供觀。賞之一年生草本。法皇寺者未審究是何種也。」

遊記中關於柳梅之敘述共有四則。

謁柳仙祠：「前有柳樹特大。無寸膚。赤幹聳立。嫩芽未發。傍多柳梅樹。亦高聳。花色深淺如桃杏。蒂垂絲作海棠狀。梅與柳本山中兩種。相傳元帝誦梅寄柳。以此異種云。」癸亥三月十三日遊太和山日記。

為上壇臺觀。其旁柳梅數株大皆合抱。花色浮空映山。柳樹巖際。余求柳梅實觀。中道士嚜不敢答。既而曰：「此係禁物。前有人搗出三四枚。道流株連破家者數人。」及趨中壇臺觀。余復求之。主觀仍辭謝弗有。忽後有追呼者。則中壇臺小黃衣以叩命促余返觀。主握手曰：「公渴求珍植。幸得兩枚。少慰公懷。但一洩於人。罪立至矣。出而思之。形俾金橋。應以吟波金相玉臂。非凡品也。」癸亥三月十四日遊太和山日記。

「南巖又名紫霄巖，為三十六巖之最。天柱峰正當其南，自巖運至殿左。……近宮，瞻其徒，使得御梅六枝，明日再索之，不可得矣。」（同前）

至竹芭橋，依山越嶺，於亂菁叢翠中，時放柳梅花，映耀遠近。（癸亥三月十五日遊太和山日記）

由此數則具見，柳與梅實為太和山特產。然近代植物誌中，均未著柳與梅之名。珍貴如遊記所言，而竟在近代植物採集珠遺之列，豈已因天然淘汰，人類蹂躪而靡有孑存歟？

天花菜與金蓮花，似均為傳自他地之栽培植物。柳梅由兩種枝接而成，柳為(A)當地原產，(B)或天然由他地傳播而來。(C)抑人工由他地移植而來，亦在未可知之數。霞客先生以南人遍遊嵩華恒三岳，與五臺太和二山，乃所見之可異植物，僅此三種，且皆似非天然植物，則華北植物種屬之不足稱富，可不待言矣。

由衡陽西南，氣候漸變溫暖，植物種類亦與東南稍異。衡陽之寶珠茶，遊記中曾再三言之。

「入桂花園，前列丹桂三株，皆簪幹參天，陰蔽日。其北寶珠茶五株，雖不及桂之高大，亦鬱森殊

匹。」（丁丑崇禎十年，一六三七）二月初七楚遊日記

出步紫翠門外，途過折寶珠茶者，花大瓣，色紅映日。又見千葉緋桃，含苞如大鐘，皆桃花沖物也。

（丁丑二月二十楚遊日記）

入桂花園，則寶珠盛放，花巨如盆，殷紅甚密，為景浮園翠之上。」（丁丑二月二十二楚遊日記）

九疑山在湖南與粵桂交界之附近，緯度更低，植物品種見於遊記者亦有數項。

「陵（指舜陵）有二大樹，交迤大四人圍，廟僧呼為珠樹，結實大如指，去殼可食。」（丁丑三月二十三楚遊

日記）

至是又有紫花二種一種大如山茶小茶與山鴉等難色可愛。枯樹間蒸蘆黃白厚大如盤余摘過
有穿暑烘之香正如香蘭又山木二皆有樹木最貴樹次之又有壽杉葉扁同槲柏相似也(丁丑
二月廿八號遊日記)

粵西半屬副熱帶植物大異華中但因霞客先生遊踪多在巖穴之間亦即石灰岩境露之邊草木
本不易生故所遇所記可屈指而數其不誤者惟如下數則耳

地指容縣西北秦室村多大竹裂竹片大至尺許(丁丑八月初六粵西遊日記)

自入新寧至此指缺模石山皆止已豆樹蘇木二種樹林小已三葉色并晚每隊聚重疊孤懸絕壁
并翠綠望如楓葉着霜殷紅點染可愛蘇木則山四平坡隨處俱生莢如扁豆子長倍之繞幹結纒
點點盤結同重乳土人以子種成林收買不至刈為薪又擇其多年細幹者先削之乳紋斷結聚
果作胡桃狀色光蒼翠(丁丑十月初二粵西遊日記)按已豆樹名 *Cratogeomys* 為高的三四公
尺之常綠灌木蘇木又稱蘇方學名 *Cassipouira sappora* 為高的十六七公尺之喬木皆副熱帶或
熱帶之植物華中各省及粵桂北部所無者也)

向武多何首烏生石山穴中 有至五斤者余於州圩以十二錢得五枚重約十五斤土人皆以為
馬燭樹云(丁丑十一月十七粵西遊日記)按何首烏學名 *Polygonum multifidum* 為一種落葉纏繞
藤本塊根為藥料有時四凸如人面分枝如手足故有服食可以成仙之傳說在我國分佈頗廣惟
一根大至五斤者不可多得耳)

初至村還見屋角黃花爆爛以為菊類過此盛通視之乃細花叢叢不知其名(丁丑十一月十九號
西遊日記)

地(指隆安)多巨竹,徑尺餘,土人以為牢棚,婦人每持四竹,汲於溪,筒節長至四尺。丁丑十二月初三,粵西遊日記。

木棉樹粵西隨處有之,此中(指三里城)尤多。春時花大如木筆,紅色,燦然時有素禽群啄,四面繞之,竹皆中實,外多刺,叢生最大,如吾地虛中者間有之,然無巨者。丁丑十二月二十二日至次年二月十二日粵西遊日記。按木棉學名 *Ceiba pentandra* 我國惟粵桂中南部及雲南南部有之,中實之竹惟木竹學名 *Phyllostachys congesta* 浙西各地亦產之,不審霞客先生何以獨以三里城者為可異也。

土人謂此山(指宜山)西南七十五里之多雲山,四時皆春,花果佳珍,林無素木。若余所見,引泉噴石之上,有葉如秋海棠,大倍之,色猶白,不知何種。山頂巨木青蓋蔽綠,枝綴花殷紅鮮耀,又有噴草莖大逾指,正赤作珊瑚色。(戊寅)春禎十一年一六三〇二月二十九粵西遊日記。

霞客先生之遊貴州,履及之地既不甚廣,而黔中植物又少特殊之種屬,故遊記關於奇異草木之記述祇有兩則,且半屬菌類,以貴州濕高菌類之滋生特易也。

白雲山中……又有菌甚美,大者出龍潭後,深青仆木間,玉質花腴,盤盈尺,即天花菜也。又有小者,名八擔柴,土人呼為茅象,雲南甚多。(戊寅)四月十七黔遊日記。

余草記(在盤縣南丹霞山中)中影修屢設茶供以鷄、菜、蕨菜、藤如婆婆針線,斷其葉蒂,輒有白漿溢出,花蕊每一二十莖成,一莖莖細如髮長半寸,綴花懸蒂間,花色如淡桃花,連葉採之,煮之頭皆山蔬之有風味者也。(戊寅)五月初二黔遊日記。雲南植物品種,遊記中誌述最多。滇中花木皆奇,而山茶山鵝為最。山茶花大逾碗,橫合成科,有分心春透,枝者為第一。尚城推重。

者城外太華寺城中石夫所居朵紅樓樓前一枝挺立三大餘一枝盤重幾及半畝垂首巖壁詠幹下覆及地所謂柔枝也又為分心大紅遂為滇城冠山鵲一花具五色花大如山茶聞一路迤邐莫盛於大理永昌境滇中花木記

壁紋瓊葩瑤瑤千容萬變皆木所未收素習者惟牡丹枝葉離披布滿石隙為此地絕講乃結子垂垂外綠中紅又余他所未見庭言曲靖翠峰山朝陽菴有西番菊兩株其花大如盤瓣無心赤光燦爛黃菊為之奪靚乃子待

而非苗分此其異於地菊者戊寅九月十二滇遊日記

黨生因引余觀優曇樹樹在安寧曹溪寺其高三丈餘大一人抱而葉甚大下有嫩枝旁葉闊開花當六月伏中其色白而淡黃大如蓮而瓣長其香甚烈而無實戊寅十月二十七滇遊日記

觀菩提樹在昆明土主廟其大四五抱幹上聳而枝盤覆葉長二三寸似枇杷而光土人言其花亦白而帶淡黃色瓣如蓮長亦二三寸每朵十二瓣戊寅十一月初六滇遊日記

昆明筇竹寺有蘭二本各大叢合抱一為春蘭透二歧一為冬筍花發十穗穗長二尺一穗二十餘花大如萱乃精斑之色而形則與蘭無異葉比建蘭闊而柔磅礴四垂穗長出葉上而花大如重亦交重於旁戊寅十一月初八滇遊日記

禾木者山中特產之木形不甚大而獨此山有之然目前亦未觀其木也同前

見崖上在元謀北懸金元累累如彈貫叢枝一隊數百舉視之即廣右所見鱗茄也志云中有白蟻毒甚土人練為藥善物立斃戊寅十二月初十滇遊日記

此扁樹在臨江山中古木一橫自根橫卧大餘始直聳而起橫卧處不圓而扁已卯崇禎十一年

一六三九一月初三滇遊日記

三十八

古松在鶴足山中。本大三圍乃截鱗而非五鬣也。山間巨松寄五鬣者皆幹夭而老龍鱗頭無大者。幹大五以上。就四面橫枝大作移經其端。又倒垂針攬尾大不掉。幹無分裂。己卯一月初九滇遊日記。

鶴足山有本山參。又有孩兒參。頗具人形。皆山中參。又有桂子。又有海棠子。皆所未見者。大概滇西果品吾地所有者皆。惟紫差小而果無肉。松子胡桃。花椒皆其所出。惟龍眼荔枝市中亦無。蘭之類。鶴足之外有白生香薷。白生生於木。如半掌形。不圓而薄脆而不堅。點中謂之八搭。紫味不及此。蘭品最多。有所謂雪蘭。花白玉蘭。花綠。最上虎頭蘭。最大紅舌白舌。以中心一點如舌外吐也。最易開。其葉皆闊寸五分。長二尺而葉花一穗有二十餘朵。長二尺五寸。花葉大二三寸。瓣潤共五六分。此宋蘭也。其野生者一穗一花。與吾地無異。而葉更細。己卯一月十一滇遊日記。

植盆中花頗盛。在劍川山茶小僅尺許而花大如桃。己卯二月十四滇遊日記。

其地指石寶山麓。萬縷盛開。十餘朵簇成一叢。殷紅奪目。與山茶同點。己卯二月十七滇遊日記。其樹指大理之十里香樹。高臨深岸西南。幹半空轟然挺立。大不及省城土主廟奇樹之半。而葉亦差小。其花黃白色。大如蓮。亦有十二瓣。己卯三月初十滇遊日記。

泉上大樹在大理。嘗四月物即發花如蝴蝶。驚翅惘然。與生蝶無異。己卯五月乃已。至此則以時早米花。己卯三月十一滇遊日記。

樹指大理之龍女樹。從根分挺三四大株。各高三四丈。葉長二十半。闊半之。而綠潤有光。花白。小於不蘭亦木蓮之類。而異其名。時花亦已謝。己卯三月十三滇遊日記。

白山茶在大理一株花大如紅茶而瓣簇如之花尚未書也（同前）

路旁采得而三十餘里多黃果即蜜盆子也。色黃酸甘可以解渴（已卯四月十日滇遊日記）

兩井中在騰越南賓峰山中悟樹奇株紫葉密竹之大者如吾地之簕竹中者如吾地之箭竹小者如吾地之尖竹無所不有（已卯四月二十一日滇遊日記）

飛松者一名孤實亦作梧窠正如梧桐子而大倍之。色味亦如梧桐而殼薄易剝生密樹中一見則代樹乃可得選則樹即存而子皆飛去矣。故曰飛松。唯巔塘開外野人山有之（已卯四月二十三滇遊日記）

遊日記

上支重崖在騰越去山有二木柱。重崖自崖端懸空下丈餘即結為瘡如瓢絕之綴於多瘡之端綴旁芽細枝上迎雨露芽茁大輪花葉不一狀亦有結如子圓如枝間者即山僧亦不能名之但曰寄生或曰木膽而已。一瘡圓如葫蘆倒垂上天下小中環的題一瘡環若巨狹兩端圓瘡而中空皆藤懸於上而枝發於下。如玦者輕而鬆如葫蘆者堅而實（已卯四月二十四滇遊日記）

坦夾清洞指蒲緋北之芭蕉洞曰黑米峽此真蜜盆子也。其色紅熟則黑而可食。比前去時街子所繫形同而色異其熟亦異其功用亦不同也（已卯五月二十四滇遊日記）

有花一樹在保山甚紅即飛松之桐花也。色與刺桐近似花狀如凌霄而小葉懸花而不著土人謂之雄樹（已卯五月三十滇遊日記）

垂雨折度中在保山花上芭蕉木建樓孔間輒活。遠亦吐花。花上花者葉與枝似吾地木槿而花正紅似閩中扶桑。但扶桑六七朵攢為一花此花則一朵四瓣從心中又抽出臺其上殷紅而闊又自春至秋猶開。又以杜鵑魚子蘭蘭如珍珠蘭而無蔓莖短葉圓有光油總如黃子其其上如魚子

不開而落。小山本分植其孔無不活者。已卯六月十一、滇遊日記。

目垂簪在保山竟州城一筐乃苗之生於木上者其色黃白較木耳則有莖有枝較雞薷則非上而木也。已卯七月初六滇遊日記。

所攀之枝在保山皆結單形怪果。已卯七月初八滇遊日記。

山上積保山西北之石城多扶留藤所謂蔓子也。此處尤巨而長有長六丈者。又有一樹徑尺細葉如毛密綴皮外無毫隙當其中有木龍馬乃一巨樹也其下體形扁纖三尺橫尺五自地而上高二尺五寸即半擁半茂權者止存下節茂者繁幹而起其幹正圓圍如下體之半而高不啻十餘丈其所存之下節並附之其圍亦如繁幹得下體之半而其中皆空外層之圍抱而附於繁幹者其厚上寸餘中環腹如桶而水盈焉桶中之水深二尺餘蓋下將及地而低於外層之邊者一寸有五寸水而乾之不旋踵而水仍滿亦不見其所自來及滿至層邊下寸五輒止不溢若有所限之者此又何耶其樹一名溪母樹又名水冬瓜。已卯七月十三滇遊日記。

有一樹立岡頭在馬寧保山間之枯柯大合抱其本較直其枝盤結有膠淋滴於本上是為紫梗樹其膠即紫梗也。已卯八月初一滇遊日記。

觀燈籠花樹在雞足山其樹葉細如豆瓣根大如飽飯花間大如山茱萸中紅而尖蒂俱綠似燈全重。已卯九月十二滇遊日記。

上錄各則所記之植物中山臨山茶馬櫻等種類之富皆以雲南為第一故形態萬千而多為露表

先生所未經見類如為 *Athraea belladonna* 五瓣松為 *Pinus ornata* 春蘭為 *Cymbidium Virens*

奇草為 *So. molinsii* 苦提樹當為 *Ficus paucicastrata* 龍女樹似為 *Magnolia delavayi* 波羅

蜜樹 (*Ardis cinnamomea* 又名珠蜜樹) 但其性狀與遊記中所謂蜜樹不同。冬前蜜樹王蘭虎頭蘭紅香白香魚子蘭皆為蘭科植物以所用名稱均是俗稱所記性狀又不詳審故無由知其種屬。龍鱗松亦不知何樹如為松屬則以 *Pinus banksiana* 為最近以此外西番蘭木木蘭樹本山參孩兒參白生十里香樹映輝花黃果飛松木降靈盤子花上花樹扶留藤溪母樹紫梗樹燈籠花樹等果為何屬何種悉無可稽考。解疑釋暗會實地採集以外莫道末由。

雲南地形之特點為高山深峽相錯相間。聯馳而南高山皆為植物層布之障礙谷地連各區域系植物地理之單元故植物種屬為數特繁。溫帶之中允居首位。賈客先生以異鄉之人遠遊至此在在均得見所未見。積遺中花木皆奇。瓊葩瓊蕊千容萬變皆目所未收。兩叢中怪樹奇株鬱鬱葱葱所集之枝皆結異形怪果。諸語則滇中草木為嶺之富昭然若揭而青木山參又有孩兒參又有桂子又有海棠子皆所未見。奇大抵迤西果品吾地所有者皆有。數語尤顯示滇中種屬之富。遠非東南各省所能比擬焉。

論丁文江所謂徐霞客地理上之重要發見 譚其驥

徐霞客晚年為西南萬里之遊，經由猺、獞族之鄉，極人所不堪之苦，遇盜者再絕糧者三，百折不回，至死無悔。丁文江為霞客撰年譜，嘗論及所以使之然之故，結論曰：然則先生之遊，非徒遊也，欲窮江河之溯源，山脈之經絡也。此種求知之精神，乃近百年來歐美人之特色，而不謂先生已得之於二百八十年前。故凡論先生者，或僅愛其文章，或徒驚其遊迹，皆非真能知先生者也。誠哉斯言。然霞客作萬里遐征之志，雖在於此，而霞客之成就，却不在乎此。丁氏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竟謂霞客於西南地理上多所重要發現，一一揭示而譽揚之，其言差謬，貽誤後學不淺。是丁氏亦非真知霞客者也。蓋霞客之成就，仍在其遊述文章，霞客能到人所不能到，寫人所不能寫，此霞客之所以為「千古奇人」，遊記之所以為「千古奇書」也。至其論江河之溯源，山脈之經絡，則於小處如辨枯柯河之入潞江，而不入瀾滄，碧溪江之入漾濞河下流，雖間有所獲，於大處如以南盤為右江上流，大金沙為龍川江別名，反多疏失。於身所未歷目所未擊者，往往誤前人之所不誤，如謂北盤導源於畢甸楊林之水，龍川大盈會流於入緬之前是也。於所身歷目擊處，僅足以訂正一二大略之誤耳。如言瀾滄之獨流南下而不東合禮社於定遠，今定遠在北盤之東，下都流而不南注右江是也。而明統志一書，實為古來輿地書中之舛謬最甚者。顧亭林嘗極論之，曰：統志三一本不足代表明以前國人之地理知識。以霞客所見較之明統志，則霞客或勝矣。若以較之古人，則尤且不及。無論有過丁氏，不加考索，遽以此等處皆目為霞客之創獲，豈不貽誤後學，宜為真知霞客者哉。吾儕今日紀念霞客，首須真正了解霞客，奈故不憚煩而為之辨焉。

丁氏所謂霞客地理上之重要發見，凡五：南北盤江之源流，一也；瀾滄江潞江之出路，二也；枯柯河

之出路又發源江之上流三也。大盤龍川入金沙三江之分合經流四也。江流五也。自余考之中惟最下重要之第三項誠足以匡正前人。已引見上文其餘四項皆斷乎絕無發見之可言。茲據大論列如左。

鮮居之書無論其他即寂寂所引證新訂之大明一統志亦不可得見。證所舉以代表明以前之地理知識者惟漢書地理志水經注二書代表明人之地理知識者惟天下郡國利病書讀史方輿記要及明史地理志三書而已。利病書等雖成於清初惟所採皆明人舊籍所載皆明人舊說。亭林乾溪足跡未至西南不容有所創獲。又卒於康熙中葉以前其時天主教教士所繪製之輿圖猶未竣事也。明史地理志表進於大內與國竣事之後而其誤處如以瀾滄為富良上流以右江為兩盤下流與明人之說同出一轍知修史諸臣深明限斷之義但以明代輿籍為本亦未嘗受大內圖之影響也。

一

崇禎十一年霞客入滇之初自仲夏至季秋遍歷雲益曲請越州陸涼今陸良臨安今建水石屏阿達今明倫屬西今瀘西師宗羅平廣南等處亦佐今羅平北尋甸嵩明諸地其遊之目的全在探南北盤江之源今本遊記缺自亦資孔入境至廣西府一段惟盤江考全文俱在此考都二千餘言即霞客五閱月間深研窮索之總成績也。丁講學為我國言地理學最重要之文字並標舉其發見凡三事舊志明統志以明月所大燒鋪二水出亦資孔驛西南十五里小洞嶺嶺中水經火燒鋪北出合北盤江發源而水經明月所南下會南盤江為南北盤江之源至先生始知北盤尚有可渡南盤尚有交水一也。北盤下流初無人能言其詳舊志至以盤江之右江當之至先生始知其由安南縣下都泥河出羅木渡下遷江二也。南盤發源於雷在之夫方驛名然不即東南流反曲折西南八百餘里成一大半圓會石屏臨安之瀘江始由羅江而東三也。而先生之誤一在以南盤為右江之上流二在以尋甸楊林之水為可渡

河之上流。前者蓋誤於舊志。舊志謂江為盤後者。則先生誤信。蓋人驚起潛及一統志之舊說。今按漢書地理志。梓潼夜郎縣。豚水東至廣都。水經注。溫水出梓潼夜郎縣。豚水即今北盤江。溫水即今南盤江。二水同出於夜郎。而夜郎故治。實在今雷聲宣威之間。雲南通志稿。正文水可渡發源之所。元史地理志。雷聲州。南盤江北盤江之間。雷聲故治在今宣威之北。距可渡尤近。至明月所火燒鋪。二地僅時當屬平夷縣。或誤為縣。元時當屬羅山縣。或亦任縣。不得以夜郎雷聲概之。是可渡為北盤之源。交水為南盤之源。自漢至元千數百年來。罕有已習知之。何待霞客之發見。霞客所見。僅足以證古人之是。翻明統志之妄耳。安得遽謂為發見。統志之妄。明人亦非僅霞客知之。方輿紀要。明史地理志。載兩盤之源。皆不從統志之說。北盤始於烏撒。今威寧。較霞客知之尤悉。惟南盤始於雷聲西南。失之稍近。北盤下流。漢志但言豚水東至廣都。鬱水鬱水林即廣都縣下首安夜郎豚水東至四會入海文辭合流。其由知其經歷之詳。然水經溫水注。已有較明晰之記載。豚水東還。且蘭縣謂之牂柯水。又東南還。毋欲縣而又還。廣都縣為鬱水。又東北還。領方縣北。又東。至希山縣北。又還。中留縣南。與溫水合。且蘭故治在今都勻。北毋欲故治在今獨山南之西。則今之安南是也。須方故治在今賓陽。西市山故治在今貴縣南之北。則今之連江是也。是則北盤之經安而南。還江六朝人已知之矣。又何待霞客之發見。中留故治在今武宣西南。北盤下流之黔江。實經其北。腳注微誤。且明統志之誤。在兩盤江會流以後。會流以前。未嘗誤。霞客不信北盤南下泗城。今慶豐西北。皆會流會而盤之正說。乃妄謂自安南東。橫橋以下。東南合平州。今平舟。諸水入泗城東北境。是直以今紫雲羅甸間之格必河為北盤經流。其謬豈在統志之下。然則那地以下。不曰經東蘭而曰出永順。又誤以今江為北盤經流。

南盤之自雷聲西南流。會于江。始折而東北。霞客下書。以此為前人所未知。亦未嘗謂舊志有誤。而

丁譜亦列以爲發見之一更不知其何所見而云然。班志鄴注雖不載瀘江然載永元毋根二橋水並未注於溫班云毋根橋水東至中留入潭潭水即今柳江橋水入潭而後溫根可通稱也。俞元之橋即今撫仙湖下流毋根之橋即今曲江是班志何嘗不知南盤之曲折西南流曲江會南盤於今華寧縣東夫既知至於華寧矣安知其不知至於開遠明史地理志於富益以下羅平以上凡江流經行諸州縣下皆注稱有盤江無一缺亦載及撫仙湖曲江瀘江諸水之入盤又於曲靖府南寧縣下總叙云南盤江下流環雲南徽江廣西三府之境至羅平州入貴州界是見其於南盤之曲折西南流知之甚悉初不下於霞客也。

丁譜所謂霞客之發見凡三自余攷之無一非前人所已知而丁譜所指陳霞客之誤凡二以爲皆由於誤采舊志之說自余考之其以南盤爲右江之上流果明人之通病至其以尋甸楊林之水爲可渡河之上流而不知其實下牛欄入大江此則前人頗多知之。一統志亦不誤霞客不察誤從富益人龔起潛之妄說耳何以知前人頗多知之班志鄴注涂水出益州建寧郡收牧靡縣南山巖谷西北至越巂入絕涂水即今牛欄江絕水即今金沙江收靡故治在今會澤縣南之境志稿涂水上流在收靡之南山正霞客所謂尋甸楊林之水矣利病書一〇八引前人金沙江源流及楊士雲議開金沙江書皆云牛欄江源出尋甸流注金沙方輿紀要亦從之何以知一統志不誤牛欄江上流自尋甸以下實經富益西北境在尋甸曰阿文合溪至富益曰車洪江一統志但言尋甸之水東入富益通記九月二十三日引朱嘗言其合於可渡本是也霞客惑於龔起潛之說以爲確而有據先有成見遂謂入富益必合於可渡此霞客之武斷安得以一統志代尸其咎耶。

(二)

崇禎十二年暮春，賓客自大理西南行，經永昌，令保山，至於騰越。今騰衝，越處龍州大盈二江之間。賓客既繼攬，近却山水，遊記於四月十六日，有文論大盈、龍川及金沙江之經流。略曰：志言芒市西之麓川江，與騰越東之龍川江源流相同，是麓川即龍川。志又言龍川江出峨昌蠻地，南流至緬太公城，今Mandalay。合大盈江，又言金沙江源出芒市西南之青石山，流入大盈江，是金沙又龍川之別名。蓋峨昌蠻之水，流至騰越東，為龍川江，至芒市西，為麓川江，以與麓川為界也。其在司境，芒市實出青石山下，以其下流為金沙江，遂指為金沙之源，而源非出於山下可知。又至干崖，今盈江西南，緬甸之北，大盈江自北來，合同而南流，其勢始濶，於是獨名金沙江，而至太公城，蓋養之界，當其南流之西，故指以為界。志言孟養東至金沙江，南至緬甸，北至干崖，非孟養之東，又有一金沙南流，干崖之西，又有一金沙出青石山，西流。志言大盈江自干崖西流，至蘇蠻界，注金沙江，亦非大盈江既合金沙而入緬。志言大盈江注金沙江，入於緬，龍川江又入緬而合大盈。大盈江所入之金沙，即龍川下流，龍川所合之大盈，即其名金沙者也。丁譜按云：一號志言大盈、龍川、麓川及緬甸之金沙江，訛誤至不可解。先生始訂正其源流，按今緬甸之先生之言，無一不符。惟金沙江之源流，先生言之不詳，蓋大盈合檳榔江為太平江，再合金沙江下流，至太公城始與龍川合也。然自余攷之，則賓客此段文字，惟謂麓川即龍川，不誤，而此點紀要。雲南大川明志：隴川司固明言之，知為明代治輿地學者所熟知，初無待賓客之發明。其餘所論，但見其謬，不見其符。明人所謂金沙江，實指大盈江之下流。大盈江至干崖司西南，檳榔江自北來會，此下或稱大盈，或稱檳榔，又西南至比蘇蠻界，稱金沙江，即今太平江。而大盈之名不廢，而伊洛瓦底江自八莫以下，通稱烏紀要：雲南大川騰越緬甸孟養兩甸干崖明志：緬甸孟養皆知之。其水在孟養之東，麓川之西，與芒市無涉。志於芒市青石山下云云，妄耳。顧紀遂能辨之，而賓客不能，且據以立龍川下流即金沙之說，遂導天

大錯夫正統間麓川一作隴川既平思機發走金沙江外竊據孟養自固不服其後大舉進剿總督王驥率官軍及木邦緬甸南甸干崖隴川等司土兵由干崖至金沙江機發列陣據守於西岸大軍既濟大破之踰孟養至於孟那諸部皆震懼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真天賦也（節錄明史麓川土司傳）此役爲明代一大武功史載其用兵經歷至爲翔實可確證金沙江實在干崖南甸隴川諸司之西孟養土司傳亦可證紀要史志以大盈江下流當之是也若金沙爲龍川下游則諸司並在金沙之而機發之自隴川之孟養不得曰亡走江外王驥之進剿機發焉得臨江拒守且驥於是年之前已再征麓川大兵數出入其地又何來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之說乎如霞客之說則孟養在芒市西南麓川之南此蠻莫孟密之境也弘治中孟養思陸叛渡江指金沙侵據其地（明人記本朝武功之書不少想霞客皆未寓目而其遊踪又止於騰越近郊未嘗出關一步乃欲懸揣千里以外之山川脈絡宜其犯失矣）至龍川金沙二江之會流處明人以大盈爲金沙之源故此處金沙亦兼得大盈之稱寄在緬甸今之吉沙城（Gaza）一統志龍川江條作在太公城雖相去匪近究同屬緬地會金沙於太公城者乃之誤而非龍川下流之Shawin下流生當二十世紀竟亦有是誤此可怪耳霞客乃謂在入緬之前斯則誤舊志之所不誤非特言之不詳而已也志於大盈江官至此蘇蠻界注金沙江入於緬（注當作緬）稱霞客不知又錯認金沙江爲龍川致有此誤

(三)

霞客初自大理之騰越已歷瀾滄潞江既而由騰越東返又自永昌循瀾滄繞道順寧雲州今縣在經崇化還於鶴足山遊記於三月二十八日四月十一日十六日八月初九日俱有文論二江之出路略云瀾滄東南經順寧雲州之東南下賊遠（今景谷）車里爲緬龍江入交趾至海一統志謂趙州今鳳儀白

屋歐禮社江至楚雄定邊縣今蒙化南合瀾滄入元江府今縣為元江今按鐵鎖橋東有碑亦鄉紳所著止云自順寧車里入南海其未嘗東入元江可知也路江或言東與瀾滄合或言從中直下交南以余度之亦以為強流不合者是於是益知高黎貢之脈南下芒市木邦而盡於海潞江之獨下海面可知矣前過舊城雲川過一跛者其言獨歷歷有據曰潞江在此地西三百餘里為雲州西界南由耿馬而去為潞里江不東曲而合瀾滄也瀾滄江在此地東百五十里為雲州東界南由威遠州而去為撓龍江不東曲而合元江也於是始知撓龍之名始知東合之說為妄丁譜據此大書曰自先生始始知禮社即紅河瀾滄江為三江分道入南海

二按瀾滄潞江分道入海此元人朱思本已著之於圖紀要雲南大川引朱國通行明代故事元陽紀要引楊慎利病書一〇八引方輿紀要明史地志並從其說或人之說果未嘗見信於通人也霞客關之雖有功於朱圖安得便謂自霞客始知之且朱圖繪潞江經木邦緬甸入於南海是也霞客乃謂從中直下交南非矣是霞客所見實猶不及朱思本之正確又霞客據高黎貢之脈而盡於海斷言潞江獨流入海此可證潞江不西合於金沙不可證不東合於瀾滄也山脈本非必為分水然此乃前人通病不足為霞客咎

瀾滄不東合禮社於定邊而南下威遠車里此亦明代學者所公認故紀要史志皆直書不疑一統志纂修諸臣不學致誤米東合之謬說然亦著南下之正說後記八月初九日引又安得便謂自霞客始知之紀要瀾滄江經車里九龍山下亦謂之九龍江九龍即撓者所謂撓龍矣是則九龍之名當亦習見於明人輿地書不待訪於跛者而後知且明人皆不知瀾滄直下者撓龍誤為東南連交趾為富良江而人於海霞客說撓龍下流入海定不作在直臘而曰在交趾知亦未嘗真知瀾滄之出路未嘗不以神

觀瀾爲合流於交趾也。霞客所辨者祇爲稽北瀾滄不合流於定邊耳。丁氏遂以爲霞客並二江之分
迫入海而知之誠不知其所見而云歟。

四

崇禎十三年霞客自麗江西出石門金沙取道東歸其江源政蓋即作於是年。攷之圭音在闡明江
源當以金沙爲正。而岷江特中國之支流。略曰江源出崑崙之南犁牛石南流經石門關始東折而入麗
江爲金沙江又北曲爲叙州府治今宜賓大江與岷山之江合。岷江經成都上叙不及千里。金沙江經麗
江府治今麗江雲南府治今昆明烏蒙府治今昭通至叙共二千餘里。世所以捨遠而索近良由岷江爲
身據所通。金沙江盤折蠻獠豁澗間水陸俱莫能溯。在叙州者祇知其水出於馬湖府治今屏山爲蒙而
不知上流之由雲南麗江在雲南麗江者知其爲金沙江而不知下流之出叙爲江源。雲南亦有二金沙
江雲南諸志俱不載其出入之里互相疑澗尚不悉是一是二分北分南又何辨其爲源與否也。丁譜曰
知金沙江爲楊子江上游自先生始。亦即先生地理上最重要之發見也。

今按金沙江出吐蕃界經共龍川犁牛石下謂之犁牛河南至麗江巨津州故治在今麗江西北三
百里入境。犁訖爲麗以江內產黃金又得金沙之名。利病書引前人金沙江源流載之甚詳。楊士雲讀開
金沙江書明史地志所述略同。知亦明人之通識。非自霞客始知之。霞客謂江過石門始名金沙微誤。巨
津州在石門北。已著金沙之稱矣。至金沙江北流至宜賓合於岷江此則千數百年前之班志鄭注已明
言之。班志越嶲郡逢久縣繩水出徼外東至焚道入江。水經若水注繩水出徼外南逕境中道至大雅與
若水合自下經若通稱東北至焚道入江。繩水即今金沙江焚道即今宜賓遠久在今永勝北。隔金沙江
與麗江對峙。牛在今漢源大渡河之南。是兩漢六朝人不特知金沙之出於麗江徼外且知上流更在漢

源之西之巴安一帶殆即明人所謂共龍川犂牛心矣。若水即今雅龍江，大祚在今會理西。明人之知金沙江雖無甚遠於前人，然亦未嘗並前人所知者而忘之。夫正統間王驥始議開金沙江以通川滇水道，其後嘉靖隆慶天啟屢經述其說，利病書紀要引豈有不知金沙為叙府大江之上游者？諸臣論疏所著江流經行程站道里至詳且備，豈有不知其遠於岷江者？霞客所云在叙者，不知上流之由於雲南麗江在雲南麗江者，不知下流之出叙，此蓋鄉曲小民之見耳，不足以語乎學人者也。至金沙江與大金沙江出入之異，霞客所見雲南諸志容有疑潤，自余所見明代通儒之作固無一不辨晰昭然。霞客謂金沙江水陸俱莫能溯，亦非事實。元至元十四年詔開烏蒙道所通城砦，水陸皆置驛傳，利病書金沙江攷則自烏蒙以下，元世嘗通驛傳矣。明嘉靖中姜驛驛丞言木商結解筏自本司江流六日即抵馬湖，利病書毛鳳韶疏通邊方河道議則自金沙江巡檢司以下，明世暢行驛筏矣。

霞客所知前人無不知之，然而前人終無以金沙為江源者，以岷山導江為聖經之文不敢輕言改易耳。霞客以真理駁聖經，敢言前人所不敢言，其正名之功誠有足多。若云發見則不知其可，丁謙曰：先生之發見，惜無確起者為之宣傳，其文遂埋沒於縣志及遊記中，直至康熙中流天主教教士製全國地圖時始再發見金沙之出路，而歐人遂謂中國人未嘗知江之真源，豈典而忘其祖，亦吾國學者之耻也。歐人之知有天主教教士而不知有霞客，猶丁氏之知有霞客而不知有孟堅、鄭亭矣。

三十年十二月九日脫稿

大錯遺文霞客自滇歸年之貢獻

方樹梅

大錯和尚修錦山志。余於友人處見其稿本第六一冊。於流寓徐宏祖事略後。有文一段曰。余修錦山志。考霞客流寓之事。而為之三歎焉。今人平居交友。慮無不指天矢日。生死為盟。以為斷不相負也。終遇小利害。反眼不顧。親而相背。雖陷之死。不少惜。況其人已死。猶念其生前遊山之約。臨沒之言。徒步萬里。親負骸骨。瘞葬名山。樹碑銘識。雖古之范張。何以加焉。今之蒙面有心。轉瞬忘義者。宜禽獸之不若。聞霞客之事。亦可以少愧矣。霞客貌不踰中人。而義俠如是。癸未自滇歸。猶為余言西域山水之奇。宛然在目。今得因其舊稿。輯其遺事。藏之名山。百世之下。其猶有興起者乎。此最有關係之文也。惜其後志書未載。二百餘年。忽得見此文。如大錯與霞客亦兩相晤面。而癸未自滇歸句。則發生疑問焉。吳國華撰塢志銘云。西遊歸在崇正庚辰之六月。而請余塢志在歸之十月。陳玉輝撰墓志銘云。霞客生於萬曆丙戌。卒於崇禎甲午。已年五十。有六。何以大錯又云。癸未自滇歸耶。其陳與大錯皆當時人。似不應矛盾如是。余以為所以矛盾者。即在遊西域一事耳。潘耒序歐陽文忠公集。蓋傳之誤。遂並其記上崑崙窮星宿海諸事。而亦不之信。殆亦未斷下文。江亦辭其未到川藏。然吳氏塢志中有晚年流沙一行。登崑崙天柱。參西番法貢等語。陳氏墓志中有由鶴足而西出石門關數千里。至崑崙窮星宿海。登半山。風吹衣欲墮。望見西方黃金寶塔。又數千里。復東。抵西番。參大寶法王云云。謙益傳亦同。大錯云。瑪為余言。西域山水之奇。宛然在目。似不可不信。如大錯所云。為霞客五十八歲始自滇歸。中國日記不全。發生此疑問。錄此遺文。附諸海內學者考索焉。

按大錯姓錢。名邦邑。字開少。鎮江人。明季官至雲南巡撫。永曆得緬未及危。從逃至鶴足山。為僧名大錯。和尚有遺集行世。

徐霞客之故鄉

王維屏

一 霞客故里考

徐霞客先生江陰南鄉人也。磊落英奇，目空萬卷，稱博雅君子。漫遊數十年，足跡幾遍海內。所著遊記傳誦於世。而江陰盤江二考為中國地理學上重要之文字。先生名宏祖，字振之，霞客其別號也。世稱霞客為江陰梧棲人，及讀徐氏家譜始知霞客為南陽岐人。其地去梧棲十七里。距吾鄉璜塘僅七里。余之姑舅輩遠先生即徐氏之後裔。好與余談霞客事。其先世本末余乃能略知其概。相傳霞客之一世祖名祖為河南新鄭人，曾任開封府尹。隨宋高宗南渡，遷杭。及四世祖守謙於宋慶元間為兵部尉，遂居蘇州。其十十一復於元初卜居江陰之梧棲里。遂為江陰望族。及元獻出為成化庚子，經魁其弟元亨有萬春樓，藏書甚富。元獻子經即霞客之高祖。弘治十一年經魁，與唐寅齊名。生三子二女。富貴財擁有田地近四萬畝，分布於梧棲、砂山、陽岐等處。後三子各得田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七畝，二女各得妝奩田一千二百畝。富人之名殆不虛。註二：三子為處理田務便利計，長子治梧棲，次子治居陽岐，三子治居砂山。各立門戶，治為陽岐徐氏始祖。治生四子，長子衍芳，後分居南陽岐。工村隔一璜溪，今稱璜溪北岸之陽岐曰老陽岐，以別於南岸後起之南陽岐也。衍芳生有勉，有勉生霞客。是則南陽岐為霞客之生地無疑。然世稱霞客為梧棲人者，蓋梧棲為徐氏之發祥地。有明一代徐氏人才輩出，洪武初年九世祖本中奉命持節諭蜀，功成辭官，朝士高之，賦詩送別。為明初盛事。及其沒也，當世名公皆哀輓銘誄。其子忠念應詔，輸粟各二千石，賑饑助邊。正統年間，旌為義民。董文敏云：碑版照四裔，東南世家以文字不朽。其先者梧棲徐氏而已。註三：錢謙益徐霞客傳中亦稱霞客為梧棲人。近人丁文江先生為霞客作年譜始

碑言南陽岐為先生之生地焉

二、南陽岐訪問記

南陽岐位於吾鄉璜塘之南七里余由無錫回里每過璜溪至民國二十二年夏始約同鄉劉君紹孫專程前往憑弔先賢遺跡歸而記之於次

(1) 地理環境 江陰地形北高南低南陽岐去北部諸山數十里位於南部溪流之旁地勢平行如在釜中璜溪為應天河西流南屈東迴北轉至石幢注入運河二十里間蜿蜒作半圓形名曰璜溪或即由此南陽岐適在璜溪中流距城四十里溪深水廣至為清澈支港滌繞溉田千頃交通便利為登錫孔道之一每遇隆冬運河水淺載重船隻多取道於此溪水四季常流春夏水勢尤大霖雨暴漲溢塘而過溪旁田疇汪洋一片若時動盪治無使澄淤則旱澇有資蓄洩有所去溪較遠之地溪池積水以資灌溉池水既竭則連引溪水故璜溪四周潦多旱少為江陰境內最擅水利之河流溪濱蘆塘彌望水產甚富金瓜園蟹馳名邑中蘆人漁子出沒其間輕舟委蛇謠詠相和其聲醇熟秋日又饒菱芡藕年村童羣採菱賣新折菱行旅過賜亦有慰於羈望七月三十日上午九時余偕劉君東輪行於璜溪歷半小時過前馬橋於北岸登陸前馬橋高懸溪上為明代中葉徐氏所建橋長三百武廣三軌常九伕障以石欄翼以石椅(註三)今欄椅雖毀舊觀猶存可見當年石工堅緻規模宏宏登橋北眺則遠山如畫俯瞰清流澄碧可鑑回首南瞻則距橋里許瓦屋樹比隱約可見者即寶家故里南陽岐也橋盡過壩壩寬而高長近千尺葦草叢生重蔭被水水色青綠亦為勝處壩盡南行四望景物則青天綠水桑田蕪野水陸寧晏遊人至此鮮不徘徊忘返

(2) 靖山堂舊址 行里許即至南陽岐其地背水面陽土地平曠屋舍儼然綠樹成蔭居民五十餘

家百六十餘人徐氏最多顧氏次之霞客嫡裔尚有數人在馬訪諸村居徐氏長者顧為領導相偕而行至村之東端則有形似廟宇之平房一座即為梧棲徐氏宗祠陳設簡陋已有頹敗之象後裔東落於此可見後堂為百年前所建前殿則為明代遺物兩廡貯有木架藏有晴山堂碑百餘蓋聞梧棲徐氏在有明一代石刻中多名人手筆家篇雜製亦極一時之選榻本流傳人事罕肯註四祠古數十步為晴山堂舊址屋基荒蕪柱礎猶存霞客遺跡僅此而已堂本漢碑堂毀後移碑於祠十餘年前復刊行於世當年霞客築堂治園以娛老母晴山堂有記狀園景概有圖園為無錫陳伯符蘇州張聖岳所繪當世名人題詠甚衆（註五）一時傳為佳話今歌詠雖存園則不傳矣復西行百餘步至崇禎堂堂為明代建德棟樑柱礎古色猶存亦為徐氏所居主人自云太平軍曾駐屯於此故得保存至今足為斯村生色村後有天主教堂一所未識何年所建居民除徐氏數十家外其餘異姓諸家大都為天主教徒

3) 後裔凋零 南陽岐人移居者十之九餘則經商於外或捕魚為業貧無立錫者居多富有小裏者極少經濟既不繁榮文化亦無由增進今南陽岐黨舍闕如聲教既衰文物自墜霞客之後已無傑出之士蓋霞客沒後清兵入關乙酉之變江陰被屠兄子亮工閉門殉難長子屹或亦與之同死霞客一門遭禍之烈於此可見讀書種子消滅殆盡無怪有清一代徐氏後裔默默無聞至於今日受教育者鮮有南陽岐居民生產能力極為平庸食於田者男耕於野女織於家有機聲而無書聲已無霞客時代之氣象矣且生齒日繁食之者衆而村人無田而食於田者常有匱乏之虞春日繳租餘糧每數赴璫場典庫中以易質衣紡織所得以易飯米家無餘糧盡如懸磬夏日又以冬衣易所借米歸俗謂種田飯米無力繳租者每康糶米多以償所負日後又復高價糶米或高利貸銀以田地為抵押品若來年歉收無力償還又須告貸年復一年坐使債臺高築而豪賭狂飲者每至傾家蕩產窮苦子女背離明井入無錫上海

工。曠作工者亦間有之。衣食不足。他何求焉。文化基礎在經濟。潤不誣矣。

(4) 錫鬻客墓 出南陽岐北行。過前馬橋。復向東北行。里許至沈村。村居僅數戶。村前修竹百株。風吹竹響。別號風林。村後數百武荒土隆起者。霞客之墳墓也。墓高五尺。墓前有碑。傾斜如醉翁。題曰。沈村世高士霞客徐公之墓。墓右有小池。池上綠苔桑田。斥實疊疊。墓上有墓。無木點綴。絕無墓。位於沈村之。後中村之右。有徑無路。行人罕至。志驕馬濟者。即此也。附近村落稀疏。荒野多盜。遂使行人罕足。

(5) 訪老陽岐 別霞客墓西行。道多分歧。主幹難辨。行者每入迷途。故非土人不易行。非白晝不易通行。二里許至老陽岐。青松翠柏。濃林茂密。清末歐宣懷之墓在焉。居民六十餘家。三百餘人。徐姓十之九。附近南巷居民。亦以徐姓為多。老陽岐距璜溪里許。有浜與陸相通。緯區二里之間。支港縱橫。有九曲十三灣之稱。土地沃美。民風敦樸。屋舍雖雜。不復成行。高林秀木。錯進競茂。風光之佳。遠勝南陽岐。遊畢復見姑舅墓。遂得窺徐氏宗譜。及墓始末原委。返璜。

附註

- (一) 見楊氏夫人手書分牒。載於徐氏宗譜。
- (二) 見董其昌隱居徐豫菴壘記。王瑞人墓誌銘。載於徐氏宗譜。
- (三) 見徐道湯裝修前馬橋疏。載於徐氏宗譜。
- (四) 見張之純晴山堂帖跋。載於江陰縣志。
- (五) 見夏樹芳秋圃晨機圖跋。載於晴山堂帖。

徐霞客先生年譜訂誤

方 豪

徐霞客先生逝世三百年紀念，余既為文述其與天主教教士之關係，乃復取民國十七年商務印書館初版丁文江先生編霞客遊記附丁先生誤霞客年譜輯之。丁先生未作此譜前，詩遊記凡十五年，年譜時，復集十三人之力為遊記作校對標點及繪圖，歷時達四年之久，又得羅叔韞、梁任公、張菊生、胡適之諸先生之助，故所參攷之書籍若晴山堂帖、若徐氏家譜、若明人詩文集及地方志書，胥為不易經見者。而年譜亦確有其獨到之靈，若陳函輝為霞客作墓志銘，稱霞客於崇禎五年壬申秋訪彼於小寒山中，年譜則根據遊記與墓志自言，證明二人之相晤在壬申春而非壬申秋也。夫以二百七十年後之人，更正二百七十年前敘述本人事蹟之文，豈易事哉？丁先生自序其作譜之經過，亦極坦白，如曰：余十六出國二十六始歸，凡十年未嘗讀遺書，初不知有徐霞客其人，此以見其不知為不知之態度也。自序又曰：蓋余困於職務，苦不得暇，非諸君之助，則至今亦不能成書也。此以見其有功而不自居也。顧余讀年譜竟乃發現年譜頗有訛誤，而商務印書館後出之國學基本叢書本暨高有文庫本遊記及所附年譜俱一仍其舊，年譜為景仰先生者所必讀，非知校勘之作，不容緩矣。爰為之分目別舉如後。

(一) 文字錯誤者

(甲) 因字句音義相似而致誤者

年譜下回頁五萬曆二十八年引墓志「喜博覽古今史籍」，喜原作「修」。
頁十二泰昌元年引遊記「莫若由江即三石抵九漆」，莫若原作「其若」。
同頁同年引遊記論九漆文斜插為「巖橫架為室屋」，巖原作「曲成洞」，第三處「乃」成字之誤。

頁十七天啟六年引墓志先生生平至交若眉公明卿西溪諸君子皆主孝王樓皆原作却。

頁三十五崇禎十年引十月二日遊記如重乳如原作同。

頁四十崇禎十一年引十月二十三日遊記與張先時唐君即以眉公書誦之。原文作與張先時唐唐即以眉公書誦之。蓋賓客在家時陳眉公即函告唐大來名卷謂賓客將入滇及賓客至昆明有周恭先者曾與張石夫晤大來大來即以眉公書誦之恭先死遇賓客則又為賓客誦之。

頁五十崇禎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謂霞客原擬赴大理取所寄行李且了蒼山洱海未竟之興未竟原作未了。

頁五十五述霞客遊之方法引崇禎十二年七月九日遊記正虛其騎也。原文實作虛。頁五十六崇禎十二年述顧僕逃走事引遊記詢其何以來則悉檀長老令來候相公者。原文作訊其來何以故曰悉檀長老令來候相公者。少四字相公之稱呼即不可解。

頁五十七引鶴志山志目卷七勝事記錄錄為餘之誤。先生自跋所謂勝事天之餘也。

(乙)因字音相似而誤者

頁六十八論遊記之殘缺非陳弘諸本異同有略得于太華顏洞及盤江遺者字見後數記于為遊之誤。

(丙)因上下有相同字而混淆者

頁七萬曆四十一年四月十日抵黃巖驛。原文作黃巖按黃巖乃浙江縣名從未嘗驛所以誤加驛字者或因同月十一日過大荆驛而誤記也。

頁十四天啟三年引遊太華山日記三月十五日嵩山之間按原文為嵩少之間少謂少華山也則

錄山少二字音近故誤二山為一山也。

頁二十一崇禎二年述霞客盤山之遊引陳仁錫跋黃道周贈霞客詩慰山海按原文作想白海引因上下文均有盤山之名而誤也。

同頁同年為族兄雷門題小香山梅花堂詩……致先生梅花澗詩序云按原文梅花澗為松光澗之誤原詩云澗是桃花舊波松影鮮年譜次年頁二十二遊邑中桃花澗有詩是也所以誤為梅花澗者則由於梅花堂也。

頁三十二崇禎十年時四月年譜誤作五月詳後八日出湖南境由黃沙灘登陸按遊記當作黃沙鋪所以誤鋪為澗者則或由於前一日遊記嘗有金華灘一名也。

頁五十崇禎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後為僧蘭宗來體許留不果行未體為體極之誤蓋因遊記原文作體極來留曰遂誤記為來體耳。

頁五十五同年述霞客遊之方法引七月九日遊記余晨起原文作余遂起按前一日遊記云返元庫應曉冷夜酌又口中夜喜而不寐前一日既夜飲又至中夜不寐無怪乎遲起也然正誤何以誤為晨起曰霞客習慣早起故是日雖遲起而次日與次一日遊記則又遂作晨起故有此誤也。

(丁)手民誤植者

年譜文字謬誤有依常理判斷可知為手民之過者亦列於後。

頁四萬曆十四年作曆不誤但十七年後悉作歷誤。

同頁萬曆二十一年陳函輝作輝以下亦各循此誤。

頁五萬曆三十一年一六〇二年為一六〇三年之誤。

相對之。

頁十二泰昌元年引是年六月九日遊記文。澗石危峭屏列。石為右之誤。故下文作左。則飛鳳峰迴。

同頁是年先生母王孺人病瘧。瘧為瘧之誤。按霞客母病瘧實在下年。詳後。

頁十四天啟三年二月二十三日為二十三日之誤。

頁三十五崇禎十年述霞客之描寫能力。引九月二十六日遊記。江右始有統石山。按原文右為左之誤。下文另有記江右文也。

同頁同年述霞客之觀察不限於地質。收買不至。輒制為薪。買應作買。刻應改刻。

頁三十六同年引遊鬱林白石山文。七月二十二日為二十三日之誤。

頁三十七同年引三月二十八日遊三分石文。惟為乘空繙練資。或原作垂。

頁五十崇禎十二年七月五日。後麓川苗思任。應作思任。

頁五十八崇禎十三年。合公元一六四〇年。作一六四一年非。

頁六十七遊跡遊記對照表。崇禎十二年乙卯為己卯之誤。

二文字遺落者

頁五萬曆二十八年引墓志。裴馬之。裴馬下遺少年二字。

頁六萬曆三十二年。又引墓志。畢喪後。原文作畢力喪葬後。

頁八萬曆四十二年。再引墓志。練陵為六朝佳麗。佳麗下遺地字。

頁二十一崇禎二年。引陳仁錫跋黃道周詩。無疑無畏。畏字下遺怖字。

同頁引霞客遊桃花澗。原作梅花澗。誤。詳前。詐序。余兩遊俱從。語意未斷。蓋原文作余兩遊俱從月。

頁二十三崇禎五年三月十五日經天針寺宿華頂按遊記華頂下應加一寺字則其意更為確切何也蓋華頂乃峰名華頂峰去華頂寺約五里霞客乃先至華頂寺然後遊華頂再返華頂寺宿也

頁三十五崇禎十年引十月二日遊記自新寧至此自字下遺入字已豆色丹映豆字下遺葉字

頁三十七同年引三月二十八日遊三分石文倏忽奔數丈奔字下遺突字

頁五十六崇禎十二年引李會明題遊記第六冊文武定有獅子山武定下應加府字文之缺老之

字下遺所字

頁五十七錄鷄足山志目第五卷化宇隨支遺絕頂羅城

同頁同上第六卷神跡原始遺附法顯事跡附小沈事跡按第五卷第七卷原文有附記老年語亦

錄入故知此為遺漏

同頁錄鷄足山志霞客自跋茲首真形茲字下遺快字

頁五十八崇禎十三年引葉志留條鷄足山志三月而成原文作三月而志成

頁六十八引陳弘諸本異同考略得于按為遊之誤見前太華願洞及盤江數記以錄入李本為訂正誤而已按原文盤江下遺一考字誤字上脫一謄字

頁六十九引錢牧齋嘯毛三音刻遊記書思傳之不朽思字下遺欽字

(三)原文節略而未註明者

頁三十七崇禎十年引九月二十七日遊犀牛洞文見石隙後復有一道下略十四字未加省略符號

頁五十二崇禎十二年引遊記始勝越城南形勢為水口東映下卷五十一字未說明

頁五十六同年述顧僕之逃引遊記非往大理也下略三十字亦無省略符號

同頁引李會明題遊記第六冊「蒼林喜盛下略四字未註明」

(四)標點錯誤者

頁三十七引崇禎十年三月二十八日遊三分石文命導溪砍大木積英國等國大為度宵計按應作命導溪砍大木積使之國等國大為度宵計

同頁又引同年七月六日尋融縣龍洞文切皆憑石層欲勝刺胃之不覺隱身穴頂按應作切皆憑石層欲勝刺胃之不覺隱身穴頂

(五)引證出處註誤者

頁十六天啟五年九月先生母王端人卒陳眉公書文載其嘗語子孫云按眉公所譚王端人八十壽叙並無所引語原引語見眉公譚賓客父母合傳

(六)敘事錯誤者

頁二十九崇禎九年十月八日抵蘭溪遂捨舟陸行遊金華三洞按原文作初八日抵蘭溪與靜聞為金華三洞遊中略余將登陸行見溪中一舟溯流而東遂附之可知賓客本擬自蘭溪陸行至金華因有便舟仍由水道行故下文又曰問三洞何在曰在北始悟三洞不必至郡若陸行便可中道入也蓋泮悔當初未陸行乘舟反多增路程也蓋信賓客自蘭溪至金華仍遵水路但曾換舟耳

(七)時日錯誤者

(甲)年代錯誤者

頁十二泰昌元年。是年先生母王孺人病疽。原誤作痘。見前。幾結愈後。先生為作晴山堂。按陳仁錫晴山堂記曰。辛酉六月。澄江徐振之謁九鯉仙祠。問母壽。中略。閏四月。孺人病疽。卒。愈。可知霞客母病。已在辛酉十月後。辛酉乃天啟元年。而非泰昌元年也。

頁二十七崇禎七年。為長子岷娶。嫁昌期孫女。長子婚年。實籍不載。然岷是年已二十歲。而孫建樞生於次年。是年先生適家居。故假定為在是年。按此節雖為假定。然建樞為岷之次子。豈能以次子之生年推算父之婚年。稽首所刊霞客高祖以下名氏表。建樞有兄曰建極。生於崇禎七年。故岷之婚年。應假定為崇禎六年。

頁六十四崇禎十三年記。先生之足疾曰。去年正月十一日遊記云。……去年為今年之誤。

(乙)月份錯誤者

頁三十二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七日後。五月二日過湘江。八日出湖南境。由黃沙灘。應作黃沙鋪。已見前。登陸遊全州諸山。按遊記。五月應作閏四月。又遊記閏四月初八日。及二見。蓋是日為楚遊之終。遊之始也。年譜八日亦二見。但一作五月。一作閏四月。則大誤矣。

(丙)日期錯誤者

頁九萬曆四十四年。據遊記。先生于正月二十六日至休寧。蓋自浙入皖。是日宿白岳柳梅庵。次日大雪。按遊記原文為當日入蒼後。大霰作。非次日也。次日不過為雪後風光。如遊記所云。溪山冰花玉樹。迷漫一色而已。

同頁同年二月九日遇雨。宿悟空上人處。按遊記。初八日在獅子林西南三里得一菴。不詳其名。宿。次日。初九日。午後。應。傳。盛。稱。西南。結。峰。之。美。霞。客。乃。與。洛。陽。叔。出。遊。遇。雨。急。返。菴。是。止。菴。即。霞。客。八日

所宿之處也。宿悟空上人處乃初十日事。悟空之庵亦不詳其名。惟知其在大悲庵旁。年譜因祇記九日與十上日不記十日故有此誤。

頁十八崇禎元年四月初三日過華封捨舟進嶺。四日陸行至漳州。依遊記原文三日應作二日。四日當改三日。蓋年譜不列四月初二日故誤為移後一日也。

頁二十三崇禎三年八月十七日達華封捨舟登陸。復不觀石難之最險處。中略十八日抵漳州。遊記原文則為十七日下舟達華封。十八日上午始登陸。中略明日抵漳州司理署。可見登陸在十八日。抵漳州則在十九日。年譜皆誤為提前一日。

頁二十九崇禎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由中命地赴仙巖龍虎山。按遊記二十四日宿中命地。既曰宿則其不再進也明甚。惟當日曉遂旅主人勸賓客遊馬祖巖。然後由仙巖至龍虎。賓客頗然其說。故決計留仙巖於上清而與顧僕西去。但此不過為當晚之計劃。賓客之至馬祖巖實在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始抵仙巖。二十七日至龍虎觀。為年譜行文簡便計則可改為二十五日由中命地赴仙巖龍虎山。即無瑕可尋矣。

頁四十七崇禎十一年十二月九日抵大姚宿妙峰山。按遊記九日歇大姚西南之旅肆。次日始至妙峰山。

(丁)日期統計錯誤者

賓客遊記雖逐日依次排比。但欲加以詳審統計亦不易易。蓋今本遊記頗有殘缺。然有註明者有不註明者。亦有遺叙數日者。或遊而無記者。則與殘缺不同。年譜頁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有遊跡及遊記對照表。頁六十九又有統計。謂觀上所列統計。先生遊記殘缺者共一百四十日。較之現存之一千〇

七十餘日，不過百分之十四。然即依年譜之統計，據陳垣撰陳氏中西四史日曆推算，亦得一千一百零六日，而非一千零七十餘日。然崇禎十二年九月十五日以後不計一百四十五日，而非一百四十日。但遷徙遊記對照表亦有錯誤，如崇禎三年，謂遊記自七月二十日至八月十八日，實為八月十九日之誤。又崇禎十年，謂遊記缺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二十日，實為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二十一日之誤。九月二十日係沿原註之誤。

年譜遊跡遊記對照表，計算遊記所缺之日數，亦無標準。如崇禎九年，謂中缺十月三日與十一月八日，而其實則十月初六、初七、十二至十四、十一月初一、十六、十七、二十八至三十等日，亦皆無日記。若凡無遊記之日，皆視作賤缺，則遊記所缺多矣。蓋有在舟中，有為雨所阻，不能出外遊覽者，多無記。然除確為殘缺者外，據遊記所載，每遊始於何日，終於何日，非不可核也。茲更為列表如左：

萬曆四十一年	十六日	自五月三十日至四月十五日
萬曆四十四年	十九日	自正月二十六日至二月十一日，又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
萬曆四十六年	十日	自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又自九月三日至六日
泰昌元年	三十五日	自五月六日至六月十一日
天啟五年	六十八日	自二月一日至四月初九日
崇禎元年	四十五日	自二月二十日至四月初五日
崇禎三年	三十三日	自七月十七日至八月十九日
崇禎五年	五十五日	自三月十四日至五月八日
崇禎六年	二十一日	自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十一日

崇禎九年

一百零一日

自九月十九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崇禎十年

三百六十日

缺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二十一日

崇禎十一年

二百二十日

缺五月十日至八月六日，又缺十一月十二日至三十日

崇禎十二年

二百二十六日

遊記至九月十四日止，缺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又

缺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九日。

總計霞客出遊之日在遊記中可得而見者，凡一千二百零九日。有若干處可附一言說明，如泰昌元年五月份遊記雖僅二十三日一日，但遊記明言午節後一日即啟行，又天啟三年遊記明言浴佛節後一日抵家，故應止於四月初九日。其他類此之例甚多。又如崇禎十年，雖缺二十九日，而遊記仍連三百六十日，則因最年有閏四月也。惟泰昌元年遊九鯉湖日記末曰：是遊也為日六十有三，歷者二，經縣十九，府十一，遊名山者三。按是年遊記僅三十五日，所謂六十者，實不可解。意此語或當在天啟三年遊記末，贄鈔本誤移此處也。蓋天啟三年共遊六十八日，但中間二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無記，故亦可謂六十四日，相差僅一日，而所謂三名山者，則嵩山、太華山及太和山是也。然所歷省縣府數皆不同，尚待異日求得善本，重加考正也。

(八)事實遺漏者

年譜於霞客親友生卒年之可考知，而又在霞客生後者，多為列入，然遺漏亦頗不少。

頁四遺：萬曆十四年丁亥（一五八七）先生年二歲，伯有開辛。

頁五遺：萬曆二十七年己亥（一五九九）先生年十四歲，弟弘禔生。

頁二十七崇禎七年遺：長孫建極生。此之子，此節與此之婚年有關，詳前。

頁五十八，崇禎十三年，遣三孫國相生，峴之子。

以上年譜失誤者，除手民誤植不計外，共得六十三處，凡八目。計文字失誤與文字遺落者各十八處，原文節略而未註明者四處，標點錯誤者二處，引證出處註誤者一處，敘事錯誤者一處，時日錯誤者十五處，事實遺漏者四處。

論曰：自馬哥字羅遊記問世以來，校注考訂者無慮數十家，徐霞客遊記雖踪跡限於國內，惟其言之價值亦至鉅且大，然三百年來，僅三五人為輯刻行世而已。起而作較詳研究者，殆莫先於丁文江先生。徵先生之功，吾人今日恐仍祇能手一卷繩頭細字之舊刻本，或并此亦不可求，遺論其他。丁先生之功不可泯也。年譜之成，丁先生自謂假助於手，不願掠人之美，則年譜之失，又豈可歸咎先生一人之身？乃知受人之託者，必忠於其事，假助於人者，必深知其人。又諸葛武侯誠于書曰：「夫才須學也，學須靜也。」故學問非可於繁劇中求也。校既竟，不能無感，為一言以自勉。

（附二）

翁詠霓先生（文瀾）致作者書

承人先生大鑒，近奉賜書并附大著關於徐霞客者兩篇，博學宏識，於改書餘暇中讀之，既欣且感。丁文江先生服膺於霞客遊記者，在民國初年漫遊西南之時，因其記載之精確而深佩其實地觀察與徒尚文詞者不能同年而語。但丁先生之著霞客年譜則在民國十二三年，彼任駐索煤礦經理之時，身負開發富源之責，同時搜集關於霞客之書誌，又彙羅資料著為中國軍事近紀，在此時期內充份為多方面之二作，其用力自屬甚多，而抄錄假手於他人編輯急成於餘暇，遂不免有許多遺誤。愚承先生用力指示，足補丁先生當時之失，功誠不淺。但丁先生以前工作情形，弟已